DS
735
A2486
1771a
v.54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400/62
ASIAN C 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七

明

孝宗皇帝

丁巳 弘治十年。春。三月。召閣臣議政文華殿。

帝御經筵。罷。召徐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卿輩裁決。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無疑滯。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盍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成化中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其後宣召顧問。遂以為常。

夏。五月。小王子寇潮河川。明置潮河川堡。以地近潮河。故名。潮河源出古北口外。舊自密雲至順義縣牛欄山。與白河合。今自密雲縣東南。即入白河。水流湍悍。其聲如潮。指揮劉鉞等戰

明代人君宴處深宮罕聞召見大臣之事孝宗獨能從容延接以諸司章奏面加裁決尚知勵精圖治之君劉健等正宜殫志竭誠以襄贊成上理何轉以事體繁多請出外詳閱是君方殷勤垂詢而臣子意已憚煩不獨無以副疇咨亦實所以乖夙夜蠹由當時堂廉睽隔為大臣者遂不

復知引對之可移晷刻耳

死。

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軍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爲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方許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邊儲充積。先是李敏巡撫大同。見北方諸省轉餉至者。道遠耗費。及爲戶部尚書。會計歲支。奏令糧一石。徵銀一兩。輸邊。民樂輕齎。一時稱便。然軍儲由是全資市糴。始則利歸勢家。後乃坐乏之時告云。李敏字公勉。襄城人。

冬十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

帝即位初。越自安陸赦還。屢疏頌冤。下廷議。列上其功

罪。詔復左都御史致仕時越年已七十矣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言官交章論奏乃寢及是小王子和碩諸部屢犯邊遼東宣大延綏甘肅俱被殘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八人不稱旨吏部尚書屠滽以越名上詔起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從之

簡閱禁兵

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護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託以腹心我太祖法古制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爲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即

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
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敕大臣揀選操練
令更番直各門官爲鈐束出入從之

戊午十一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閣講讀

東宮宦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間講讀詹事吳寬字源博長洲人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于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且然况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秋七月王越襲小王子于賀蘭山破之

旋風吹物之得遠踰數千里其事荒誕不經焉知非越欲假奇蹟希榮陰結朝貴使臣詭詞附進景泰遽爾深信詫爲神奇且謂其當任風憲附會眞不值一笑然越以依附中涓圖節鉞以逞其豪縱品行本無足稱則爾時之超擢臺中久安知非別有夤緣牽引

小王子居山後久。熟知路逕。槃招野默克埒等。侵擾邊地。越分兵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回。別伏道旁。敵來襲。復追殺至柳溝。在寧夏府平羅縣西北。獲駝馬牛羊器仗千數。論功進越少保。遂條上制置哈密事宜。未報。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皆及越。越聞。憂恚卒。越舉景泰初進士。方廷試對策。忽旋風起。飄其卷入雲中。及秋。朝鮮使至。言其王視朝時。有卷從風中墮。謹持以獻。視之乃越卷也。帝語吏部曰。此當任風憲官。因授越御史。不五年。即擢大同巡撫。其後屢立邊功。遂至封伯督兵。既久。健將武校。多出其門。賞予畧無吝惜。嘗一夕值大雪。越故豪縱。方圍爐飲。諸伎擁琵琶侍。一小校詗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喜。酌金卮命飲。即賜之卮。語畢。益大喜。指伎絕麗者。立予之。校感激。所至爲盡死力。越初比汪直。既羞復結李廣。士大夫以其破敗名檢。咸鄙之。然自越死後。將餒卒惰。冒功糜餉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九月。華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

特借此以掩人耳目乎

溥居內閣十二年。與劉健謝遷等協心輔治。天下並稱賢相。至是以目眚三疏乞休。始許之。恩賚視常典有加。

溥性凝重。度量宏遠。既爲首輔。事有不可。輒與同列共言之。値帝方向治。于所言亦皆聽從。欽天監革職監正李華。爲昌國公張巒擇葬地。中旨復官。溥等言即位以來。未有內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遂收吉還。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若遣使。萬一抗命。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則坐耗中國。非計之得也。于是罷不遣使。詔撰三清樂章。溥等言。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尤甚。乃止。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溥等力言其妖妄。引唐憲宗宋徽宗爲戒。帝深感其言。溥歸後踰年卒。贈太師。謚文靖。 張巒興濟人。皇后父。

冬十月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宮也。先是有熊踰西直門。兵部請嚴武備郎

朝臣交結李廣賄賂公行實爲律所不宥孝宗得其簿籍方下法司按問乃因鶴齡之解遽寢其事則所謂黃白之米必又入鶴齡之家貪風何由而遏法紀尙安在乎至羅玘以其皆部寺將帥之官嫌于暴白尤爲非理蓋大臣而至于賄附奸璫已不知以廉恥自勵正當申憲典以儆羣邪若僅密諭引退或假他

中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曰、宜愼火。已而禮部內府軍器庫者經廠內官監連年災。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

廣以符籙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清寧宮復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賄簿。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廣食幾何。其家亦甚隘。豈能容是米哉。左右曰、隱語耳。黃米者金。白米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昏夜赴壽寧侯張鶴齡子。鑾之求解。事得寢。時方以宮災求直言。編修羅玘上言曰、今日之事如癭瘤。割之去易

事體黜則罪狀轉致不明
又豈足以示懲勸哉

而身危。消之去遲而身安。竊見文武官賄賂求進。廉恥掃地。其間有部寺之尊。將帥之寄。天下四夷方以爲丙魏姚宋。方召衛霍。今一旦暴白。恐生慢易。雖實有丙魏方召之徒。亦不復信。此大可憂也。如遂已之。廉恥愈衰。乞密諭賄賂者引退。或以他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釁。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羅玘字景鳴。南城人。

閏十一月壬戌朔。日食。

己未　十二年。夏六月。闕里至聖廟災。

敕山東撫按重建。及成。在十七年。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前禮部主事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請復建文位號。不從。

循吉言。建文君乃高皇帝嫡孫。躬受神器。其後太宗入繼大統。削建文位號。百餘年來。未蒙顯復。夫建文雖以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尊號。如景皇帝故事。庶幾禪益先聖。有光大孝。下禮部議。格不

行。

庚申十三年。夏。四月。更定律例。

初。洪。永間定制。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毋許妄引條例。英。憲。以後。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借便已私。條例由此日繁。及是。帝命刑部尚書白昂刪定之。給事中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疏請刪例從簡。畧言。高皇帝肇造之初。特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且諭之曰。立法貴簡。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吏得夤緣爲奸。聖祖重律法輕例之意見矣。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革其繁瑣。臣以爲非深于經者。不足以議律。非深于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爲主。一切近代冗雜。悉爲革去。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庶刑官有所遵守。帝嘉納之。已而昂會九卿定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條。與律並行。詔如所請。頒之中外。帝前後

所任刑官何喬新彭韶而外昂與閔珪字朝英烏程人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翕然稱頌焉

和碩寇大同遊擊將軍王杲禦之敗績

敵騎七千餘入威遠衛正統中置今省故城在朔平府平魯縣北杲及都指揮鄧洪等與戰大敗官軍九百餘人皆死命平江伯陳銳爲靖虜將軍充總兵官侍郎許進提督軍務往禦之

五月甲寅朔日食

召閣臣面議軍政

大同之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帝召劉健及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英國公張懋輔之子等自陳疏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志曾孫等三人而召鎮遠侯

孝宗接見廷臣。嘉納讜論。頗能力矯英憲兩朝積習。獨于回護中官之見。尚未盡除。如各省鎮守。甚多供億煩擾。劉大夏嘗極陳其害。卒以祖制為言。不肯遽革。至于出師北征。選將既屬非人。而監軍尤踵弊政。王雄以魚朝恩為比。亦期鑑古知今。乃竟以妄言下獄。他日尚信苗逵之說。欲為興兵大舉。足知其蠱惑

顧溥與祖孫。督團營。其後和碩謀犯大同。帝復召見閣臣。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雄于獄。貶其官。

和碩諸部。屢寇大同。朝廷以陳銳等無功。召還。遣保國公朱暉。永之子。侍郎史琳代之。太監苗逵為監軍。雄上言。克敵在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北虜入寇。廷臣首推陳銳。以國之死生。衆之存亡。試之謀勇未聞之人。虜益猖獗。今斥陳銳。用朱暉。素不更事。固不多於銳也。願陛下罷暉。責前日推舉銳之罪。然後從公拔其尤者。俾專閫外。勿署監軍。提督以撓之。今之監督。卽唐觀軍

已深史稱劉健等言無不從何不聞于造膝之時密陳一語則所謂李謀劉斷之果安在乎

容使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畧然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九節度皆潰相州況其下乎帝以雄妄言下獄謫縣丞比暉至寇已退乃還。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陝西地大震。

朝邑震十七日壞廬舍壓死人畜無算。兵部尚書馬文升言此外寇侵凌之兆今和碩方跳梁而海內民困財竭將懦兵弱宜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國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閒田撤還陝西織造內臣賑恤被災者之家帝從其言立召內臣還京。

夏四月和碩及小王子連兵入寇復命朱暉帥師禦之。

先是小王子及和碩等復居河套至是以敵八千騎東駐遼塞下入長勝堡在錦州界既而西歸復進掠延綏寧夏。往來數千里所至殺掠殆盡命暉佩大將軍印統都督

劉寧等五將往禦及秋暉等至寧夏敵已飽掠去乃以五路之師夜襲敵巢于河套僅斬三級以捷聞未幾小王子和碩以十萬騎分道入散掠固原寧夏境戕殺慘酷胔骼徧野關中震動

六月陝西獻玉璽

鄠縣民得玉璽色微青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背有螭紐周廣一尺四寸厚三寸巡撫熊翀以為秦璽復出遂獻之禮部尚書傅瀚字曰川新喻人言秦璽完毀具載簡冊今所進璽篆紐皆不類與宋元所得璽色又殊蓋後人倣為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請姑藏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而遣之

秋七月普安（注見前）苗婦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字用敬公安人）督師討之

初普安土司隆暢既老子禮聽營長阿保讒搆相仇怨暢有妾曰米魯以罪見逐依禮同居禮阿保皆與亂暢聞誅禮阿保懼禍助米魯率衆攻暢破百餘寨暢逃雲南鎮巡官召阿保與暢盟息兵米魯潛令人殺暢與阿保亂益甚鎮巡官發兵捕斬阿保米魯亡入霑益州（元置今州屬雲南曲靖府）至是復歸故營攻刦諸寨鎮守太監楊友等討之大敗賊乘勝刦掠普安幾陷命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軾未至米魯擁萬騎刦營擄友去

九月丙子朔日食

劉大夏以廣東督師召長夏官倚任初無殊異乃當出任封疆並未聞其上章引疾及一膺召命輒瀆再四堅辭爲總督則無疾爲尚書即有疾謂不以內外所得豐嗇殊視其誰欺乎比孝宗面詰其故則以民

召秦紘總制三邊軍務

言官劾史琳等喪師溺職。召琳還。起秦紘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代之。紘至。錄死事者功。劾敗將楊琳等四人罪。練壯士。與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冬。十月。以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文升在班列中最爲耆碩。帝推心委任。特敬禮之。嘗召見煖閣議考察事。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及出。命左右掖之下階。其他歲時賜賚。諸大臣莫敢望也。大夏時爲兩廣總督。召命至再。以疾固辭。帝不允。仍趣之入見。既至。帝問曰。朕召卿。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窮財盡度力不辦爲詞更屬支吾蓋時勢果急須補救公當勇往任事以圖報稱若明知其然而畏難苟避其尚可稱爲公忠體國之大臣耶

十二月和碩等出河套詔朱暉還。

留京兵三千防禦以參將楊玉領之明年正月朱暉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伸字引之疏劾暉等西討無功班師甫命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一役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馘一渠魁如和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暉等宜論罪置重典不聽

壬戌　十五年秋七月王軾破米魯斬之。

軾調官土兵分道進擊連破賊賊遁走僉事王懋中土知府鳳英追及之馬尾籠在貴州南籠府境。官軍四面急攻米

魯突圍出戰英臨陣格殺之餘黨平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瓊州黎亂

前知府張桓貪殘私斂繼以余濬賊虐尤甚黎人苦之符南蛇等遂聚衆爲亂鎮兵討之不下戸部主事馮顒上言瓊州在大海中週三千里其五指山在瓊州府定安縣西南五峯高大亦名黎母山黎人環居山下外爲熟黎内爲生黎山水亦分五派環繞郡境入海林箐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衆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難窮置之則侵掠不已乞勾考熟知夷情者令各集土兵聽巡守官節制有能擒斬首惡者復其祖職此以夷攻夷數月間當見俘獲不然師旅之興無時已也帝從之明

年七月斬符南蛇賊遂平

癸亥　十六年春二月詔建延壽塔于朝陽門外尋罷

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以是宮中多設齋醮數遣中使往泰山武當山進神袍奉幡幢或白晝散燈市上閣臣雖諫帝不敢違也及是內旨建造佛塔又除道士五人為真人劉健等力諫遂皆寢罷

夏五月遣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巡視雲貴

先是雲南景東（元開南州明置府今屬雲南）大疫雲霧黑暗凡七日不辨晝夜龍川（即隴川）宣慰司雨雪如手掌盡殺禾稼宜良（元縣今屬雲南府）地屢震暴風曲靖（注見前）火災燬房舍無算帝以雲南災變非常皆由官不得人上下攫取以致小

民含怨。上干天和。命瑩兼左僉都御史巡視。瑩至滇黜
不職者數十人。民心漸安。
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于便殿。
帝問大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征斂有
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
木。廣東取香藥。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天下軍若何。
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
其帥侵尅且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
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遂下詔嚴禁。帝察知大夏
方嚴。委寄益重。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每有宣召。
或專及大夏。或兼及珊。諸大臣不能與也。既而寇犯大

孝宗之于劉大夏傾心倚任延納方殷正宜剴切敷陳以副咨訪即令具揭帖以進如果灼見事要有益國家又何嫌之可避乃托言將來滋弊而委其責于內部閣臣不免心存畛域至議及太平先務復以天

同。中官苗逵貪武功。勸帝出師。帝惑其言。將從之。閣臣劉健等委曲勸阻。帝意猶未回。召問大夏。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大夏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謂邱福。事見前。舉十萬衆。悉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時瑚亦同召。從旁贊決。帝遽曰。微二卿。朕幾誤。由是師不果出。帝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不敢。帝問何故。對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揭帖滋弊。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未可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嘗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鎮守。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已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擇其廉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一日大夏與戴珊同侍。帝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

下自迨爲言尤爲模稜無實而中官鎮守肆害方深孝宗不行遽革更當反覆盡言何一聞擇廉之語輒爲頓首稱善乎且錫予乃君上大權孝宗果悉大夏等之賢何妨顯加褒顯顧袖金面賜且命弗行廷謝欲旌廉潔之風而轉涉苞苴之跡公毋乃鄙耳

見客何害。袖出白金賚之。曰。少佐爾廉。且屬勿廷謝。恐爲他人忌也。珊以老疾乞骸骨。優詔慰留。已大夏宴見復代珊請。帝曰。彼屬卿言邪。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强留。珊獨不能爲朕留邪。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夏出以告珊。珊感泣曰。臣死是官矣。

秋九月。詔戶部覈議鹽法。

帝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論及理財。李東陽極言鹽法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爲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覈利弊。具議以聞。當是時。健等三人。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帝寵任健等特甚。

三人皆賜蟒衣。閣
臣賜蟒自健等始。

甲子 十七年春二月詔每歲審錄重囚毋限一日
故事每年會官錄囚率以一日告竣。兵科給事中潘釋
言審錄數多。一日不能詳定。恐致寃濫。太宗皇帝時刑
部上大辟三百餘人。諭各官再訊。遲十日不爲害。祖宗
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從之。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諡孝肅皇后。定祔廟制。
先是慈懿錢太后崩。雖合葬裕陵。而異隧。距英宗元堂
數丈許。窒之。虛右壙以待。隧獨通。至是周太后崩。帝御
便殿。出裕陵圖。示大學士曰。陵有二隧。一窒一通。此皆
先朝內臣所爲。未合禮。昨見成化時。彭時商輅等章奏。

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因與劉健等議欲通隧欽天監奏恐動地脉乃止後問祔廟禮健言漢以前一帝一后祔二后自唐始祔三后自宋始曩者定議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引唐宋故事爲証臣等以此不敢復論帝曰事須師古末世不足效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是壞禮自朕始也乃援孝穆别祭奉慈殿爲言（謂祀太后）下廷臣議英國公張懋等言春秋考仲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所以此觀之祖廟無二配而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立别廟享之

亦得閟宮之義宜倣故事于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爲宜

帝然之將建廟欽天監奏年月不宜廷議請暫祀太皇

太后于奉慈殿正中徙孝穆居左終明世皆用其制

夏四月葬孝肅皇后于裕陵

五月罷中官監織造

命鎭巡官領之從劉大夏請也

六月雨雪

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自陳著爲令

故事方面官三年朝覲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至五

品以下十年始一行而居官率九載年勞轉遷或除服

改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字啟衷閩縣人請京官六年一

考察大僚令自陳簡去之命從所請。

和碩人大同指揮鄭瑀戰死。

廬山鳴。聲如雷。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星子宋縣今爲南康府治。德安五季楊吳縣。今屬九江府。二縣人溺死者無算。

秋八月。置東西衛軍。

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閒不行。

九月。復置起居注。

洪武間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儲巏言。古者立史官記言記動。典至重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係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莫由紀錄。失今不圖。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事跡無以究其始末。乞敕廷臣曾蒙召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庶幾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冬十一月。貶大理寺丞吳一貫（字道夫。海陽人。）為嵩明州（元置。今屬雲南府。）同知。

先是。泰寧衛部落。射傷海西貢使指揮張天祥出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指為射貢使者。巡撫張鼐（字用和。歷城人。）以

張天祥掩殺無辜飾詞誑奏其罪本無可寛與一貫從實按勘並非周內孝宗乃因東廠奏其誣枉竟不慮東察核盡反獄情抵一貫以反坐之律實不免於偏信生奸閔珪職居刑部自宜以平允爲期乃惟于擬罪輕重爭論斷斷而讞獄之虛實是非並不聞一語剖辨使一貫抱屈無伸又豈所以佐恤中之治乎

撓問會指揮張茂與天祥有郤發其事命一貫往勘得實論天祥死斃獄中天祥叔父洪屢訟寃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因逮一貫帝御午門親鞫之盡反前獄抵一貫死閔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謫一貫嵩明州同知茂擬死洪反得論功帝晚年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而天祥事發自東廠廷議猶爲所撓焉

罷雲南銀場

乙丑十八年春二月御經筵

學士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請講太極圖西銘等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淸癯長不踰中人其

孝宗旣知小人輩欲殺直臣不肯杖夢陽以快其欲實爲明察又有何不得自主必于下獄而後看出乎且鶴齡兄弟恃恩犯法自

充日講。帝特設低几聽之。

三月。下戸部主事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于獄。卽釋之。

帝頗優禮外家。皇后弟壽寧侯鶴齡建昌伯延齡並驕縱。多犯法。夢陽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槩數千言。末云。壽寧侯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爲張氏。罪當斬。后母金夫人復泣愬帝。帝不得已下夢陽獄。尋卽內批宥出。僅奪俸三月。金夫人愬不已。帝弗聽。左右知帝護夢陽。請坐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憤。帝亦不許。謂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朕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帝遊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半。皇后及金夫人

寘加鈐束俾知斂戢自全必待其入侍南宮從容密勅更何以少儆凶頑坐使鶴齡等驕縱日深至嘉靖時終遭禍敗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耳

起更衣因出遊覽帝獨召鶴齡語左右莫聞也遥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歛迹

夏五月帝崩

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卿輩輔導良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卿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欷歔受命翌日召東宮諭以法祖用賢遂崩

太子厚照即位是為武宗

赦

以明年為正德元年

秋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京師淫雨。

自六月至于是月。時東宮舊豎劉瑾等。瑾。興平人。本談氏子。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以進。因冒姓劉。帝即位。掌鐘鼓司。與其黨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相交結。時謂之八黨。亦謂之八虎。日導帝遊戲。由是怠于政事。遺詔中所當興罷。悉廢格不行。閣臣劉健等。因久雨。上疏言之。帝雖温言褒答。而狎昵羣小。詔書廢格如故。

冬十月。葬泰陵。在昌平州筆架山東南。

謚曰敬皇帝。廟號孝宗。

明史贊曰。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明。民物康阜。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武宗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春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乞罷不許。

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事爲宦官所撓傳示帝意令閣臣調旨健等不奉命別擬以奏帝不聽健等力諫謂奸商壞亂鹽政武臣負罪玩法北征將士無功授官御用監書篆濫用匪人皆宜痛抑今陛下不信大臣而信群小欲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舊制臣等豈敢苟從所擬四疏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比爲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奉玉音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非邪亦當明加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

不敢居乎其位。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又數日。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健等知志終不行。各上章乞骸骨。帝不許。旣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

三月。兵部尚書劉大夏罷。

大夏承詔請撤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凡數十人。（劉健等以孝宗遺命。入帝登極詔中行之。）又列上傳奉官當汰者六百八十餘人。帝不盡從。復劾廢閹韋興。不當起用。帝不聽。大夏自知言不見用。遂連疏乞歸。許之。

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以焦芳（泌陽人。）代之。

時朝政已移于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兵部侍郎熊繡字汝明道州人可任繡不欲出外頗怏怏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去芳粗鄙無學識好嫚罵人既積忤廷臣乃深結閹宦以干進帝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尙須用度何況縣官諺云無錢揀故紙今天下多逋租匿稅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會文升去遂代爲尙書

六月大風雨壞郊壇獸瓦

帝諭羣臣修省劉健李東陽謝遷上言比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不知陛下宮

中復有何事急于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鈞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兎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不可施于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于前臣不勝憂懼疏入報聞

秋八月立皇后夏氏上元人

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同罷

瑾以內官監兼督團營帝漸信用瑾與馬永成等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帝微行又勸帝令鎮守內臣各進萬金奏置皇莊增至二百餘所畿內大擾健等謀去之會言官交章論劾給事中陶諧御史趙佑等諧字世和會稽人佑字汝翼雙流人章下閣議健等持之甚力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字本清豐城人瑄之

子。亦因星變陳言。乞親元老。斥寵倖。帝意頗動。而不能斷也。先是戶部尙書韓文。字貫道。洪洞人。宋宰相琦之後。以八黨用事。每朝退。與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泣何爲。比諫官疏劾諸閹。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爭。去八人易易耳。文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卽令夢陽草疏。旣具。文讀而删之。遂率諸大臣伏闕以上。畧曰。伏覩近日朝政益非。號令失當。中外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陳于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此輩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虀粉若輩。何補于事。竊觀前古閹宦誤國。爲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

八黨亂政惟以聲色犬馬蠱惑上心武宗已久爲蒙蔽韓文等力陳奸璫罪惡勸以奮乾剛割私愛意殊懇切武宗卽未能覺悟其失翻然改絃何至一聞請誅羣閹之言輒爾驚泣不食袒護之極遂至於情不自持彷徨失措其童騃昏闇之狀實爲可憫可恨然武宗是時年已十七尚茫無知識若此其不致蹈漢唐禍變豈得謂非天幸歟

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祚。疏入。帝驚泣不食。乃遣司禮中官李榮。王岳等至閣議。一日三反。欲安置之南京。遷欲遂誅之。以爲處之未盡。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健遷聲色俱厲。惟李東陽語少緩。王岳者。素剛直。嫉邪。慨然曰。閣議是。具以健等言白帝。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健迎謂曰。事垂濟。公等第堅持。尚書許進曰。過激恐生變。健不應。有頃。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理。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言。韓文乃抗聲數八人罪。侍郎王鏊字濟之。吳

人。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少寛之耳鏊直前曰設上不虞奈何榮曰榮頸有鐵裹邪。敢壞國事遂退健約文及諸九卿詰朝伏闕面爭王岳從中應之因誅瑾等焦芳聞之馳告瑾瑾乃率永成等夜伏帝前環泣以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餧狗矣帝色動瑾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也帝曰何故瑾曰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帝大怒立收岳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掌東西廠各分據要地及旦諸臣入朝將伏闕知事已中變于是健東陽遷俱上章求去瑾矯旨聽健遷歸而獨留東陽岳充南京淨軍追殺之于途。

劉瑾斥逐重臣李東陽獨以依阿免禍醜處綸扉甘與焦芳爲伍不但遇事不能匡正且一逢瑾怒輒向芳仰面求容東陽素以才學知名亦當明人臣立身之義顧曲事閹奴雖搖尾乞憐而不恤何得稱心存廉恥者乎當時譏謗繁興有湘江春草之諷不知其平生盡喪固不止於伴食

于是中外大權悉歸于瑾矣。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爲。使當日多出一語。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

以焦芳爲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劉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瑾廹公論令鏊與芳同入閣。芳在閣。裁閣章奏。一阿瑾意。鏊雖持正。不能與抗。事有不可。與李東陽彌縫其間。多所補救。東陽雖爲首輔。嘗委蛇避禍。芳嫉其位在已上。日夕搆之于瑾。會通鑑纂要成。瑾以謄寫不謹。欲因是爲東陽罪。東陽大窘。屬芳爲解乃止。除謄錄官數人名。東陽得無事。是書修于孝宗時。芳未嘗爲總裁官。至是命文華殿改謄。芳遂列名其間。及進呈。書辦官張駿等皆擢顯秩。裝潢匠役。亦悉授官。

給事中劉蒨字惟馨。涪人。呂翀廣信永豐人。請留劉健謝遷不報。尋與南京給事中戴銑字寶之。婺源人。御史薄彥徽陽曲人。等並杖斥

中書說者乃謂其默奪潛移。賴以保全善類。其實璫肆行荼毒。究何曾以一言稍遏凶威。則阿私所好之詞。又何能少爲解免乎。

除名。

健遷旣去位。蒞狆抗章請留。帝不聽。其疏傳至南京。爲協同守備武靖伯趙承慶子。輔之所得。應天尹陸珩。錄以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于是銑。彥徽。率諸科道官合疏言。元老不可去。宦豎不可任。劉瑾等激帝怒。盡逮之。并蒞狆俱予杖削籍。詞連承慶。瀚。珩。亦皆得譴。時南京御史蔣欽。與銑等同被罪。出獄甫三日。欽獨具疏劾瑾。言劉瑾小豎子耳。陛下親以腹心。寄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爲悖逆之徒。蠹國之賊。竊柄弄權。萬民失望。愁歎之聲。動徹天地。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請殺瑾。且言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言尤激切。旣入。復杖三十。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上。必攖奇禍。此必先人之靈。欲寢此奏。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盍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悽愴。欽歎曰。業已

委身。義不得緘嘿負國。爲先人羞。遂奮筆曰。死即死。此藁不可易也。聲遂止。杖後三日。卒于獄。又兵部主事王守仁。以論救銑等。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至錢塘。瑾使人追之急。守仁賦詩。寘衣冠江岸側。若自沉者。乃潛附商舟抵福建。故所識道士責之曰。若有父在。倘瑾逮若父。誣若走異域。何以自明。守仁父華。前爲南京吏部尚書。以忤瑾歸。故道士以爲言。守仁悟。遂之驛。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王華。字德輝。餘姚人。守仁。字伯安。龍場驛。在貴州修文縣治。今廢。

十一月。削戶部尚書韓文職。

劉瑾恨文甚。日令人伺文過不得。及是有以僞銀輸內庫者。遂以爲文罪。詔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疏救。中旨責其黨護。遂落文職。并除昂名。文出都門。乘一騾。宿野店而去。　瑾又憾李夢陽代文草疏。矯旨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既而瑾復摭他事。下夢陽獄。將殺之。夢陽與修撰康海。素以詩文相倡和。獄中書片紙出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與瑾同鄉。瑾前

詔致之。海不肯往。因夢陽故。遂謁瑾。瑾大喜。爲倒屣迎海因詭詞說之。夢陽遂得釋。後瑾敗。海坐黨落職。而夢陽起爲江西提學副使。復以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奏。罷官。久之乃卒。夢陽才思雄鷙。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與海及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以詩名當世。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云。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邊貢。字廷實。歷城人。王九思。字敬夫。鄠人。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

丁卯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食。

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于朝堂。

劉健謝遷雖去瑾憾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戴珊并詞臣。檢討劉瑞。瑞。字德符。內江人。臺諫陶諧趙佑等。部曹李夢陽等。凡五十三人爲奸黨榜。

示朝堂召羣臣跪金水橋南宣戒之。

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

夏五月度僧道四萬人。

復寧王宸濠（獻王權五世孫）護衛。

初宸濠祖奠培犯法革護衛至是宸濠請復劉瑾受賂

遂許之。

六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居丹徒）下獄

尋釋之

先是一清巡撫陝西請特遣大臣總制三邊（總制自王越後罷不設）

劉大夏以一清才請即任之一清乃建議防邊以花

馬池至靈州地勢平衍寇每從此毀墻入固原平涼不

能耕牧。請修濬墻塹。增設衛所。以安內附。以遏外侵。帝可其議。爲特發帑金數十萬。工方興。而劉瑾慽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瑾以一清破冒邊費。逮下錦衣獄。李東陽王鏊力救。乃得釋。已而瑾託言邊倉芻粟多朽腐。復矯旨逮各省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

秋八月。作豹房。

帝爲羣閹蠱惑。于西華門作豹房。朝夕處其中。

冬十月。劉瑾矯旨杖戍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道死。

源以霾霧時作。言此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源又言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

一乞收攬政柄思患豫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矯旨又杖六十謫戍肅州在道以創卒初源父瑄在天順初以忠諫名天下（事具前）及是源以小臣抗節尤爲士論所重云

以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廷和先爲詹事直講筵附經義指斥近倖劉瑾惡之傳旨改南京吏部侍郎尋遷南京戶部尚書及是帝問楊學士何在瑾以南京戶部對乃召入閣

戊辰三年春正月大計外吏內批黜翰林學士吳儼（字克溫宜興人）御史楊南金

寺人因時竊柄。必以娛樂為逢君之具。如仇士良所稱人主不可令閒暇。若輩相傳秘訣。劉瑾之于武宗。久已肆行蠱惑。向慮其淸明忽啟。弗克久售其奸。故必伺其游戲時始行奏事。因得以乘間弄權。其術更為險譎。獨是武宗寧遂不以政務為念。而神紛于所役。竟爾厭倦萬幾。太阿授手。其不至于喪亡幾希。後之魏忠賢用其術于熹宗。遂以亡國。亦足為千古炯戒矣。

儼家素饒。劉瑾遣人求金。啗以美官。儼峻拒。瑾怒。南金為都御史劉宇（字志大。鈞州人。）所搆。瑾亦怒之。時方考察朝覲官。瑾忽批奏尾。落儼南金職。初。瑾每奏事。必伺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揮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大小事。瑾皆專決。不復白帝。及是奏出。中外莫不駭異。（瑾不學。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壻禮部司務孫聰、松江市儈張文冕相參決。聰。文冕。不能文。辭率鄙冗。焦芳為潤色之。已而瑾威權日甚。內外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奉行若朝制然。）

夏。六月。劉瑾執朝官三百餘人下獄。

午朝退。有遺匿名書于御道。數瑾罪者。瑾矯詔召百官。悉跪奉天門外。詰責之。日暮。執五品官以下三百餘人。悉下獄。時酷暑。曝死者三人。暍而病者無算。明日。李東

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衆獲免。瑾凶燄日甚。嘗以尚寶司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張瑋。違制乘肩輿。荷重校幾死。李東陽王鏊力救。始釋而戍之。其他庶官以荷校死者甚衆。

秋八月立內廠。

時東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劉瑾復立內廠。自領之。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萬姓洶洶。

劉瑾創罰米法。

凡朝官忤瑾者。悉誣以舊事。罰米輸邊。刻期完納。違者罪之。韓文已落職。瑾憾不已。肯逮之。下錦衣獄。數月。罰米千石輸大同。尋又羅織他事。罰至再。家業蕩然。

九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

初。孝宗時。大夏在兵部。劉宇爲大同巡撫。宇私市善馬。

賂遺權要。大夏于宴見時爲孝宗言之。宇聞。深憾大夏。及是與焦芳。譖于劉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遂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岑猛者。田州土官也。弘治中。與思恩土官岑濬相仇殺。濬尋伏誅。猛貶秩。大夏方長兵部。議以思恩田州。俱設流官。而徙猛福建千戶。奏下。猛逗遛不肯行。及是納賄于瑾。求復故地。瑾許之。遂興是獄。瑾欲坐大夏激變論死。閣臣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激變。都御史屠滽亦言。劉尚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瑾亦詗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大夏至戍所。遇團操。輒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瑾猶摭他事。罰米輸塞下者再。後遇赦歸。及瑾誅。復原官致仕。

己巳　四年春二月黜前大學士劉健謝遷爲民

初健遷在內閣時浙江應詔舉懷才抱德之士餘姚周禮字德恭著有續綱目發明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凡四人未錄也及是劉瑾焦芳日偵察健遷過無所得乃摭其事以禮等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爲罪矯旨謂天下至大豈無應詔者何餘姚處士之多邪遂下禮等詔獄屬主者詞連健遷瑾持至閣欲逮二人籍其家賴李東陽力解瑾意少釋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貸亦當除名旣而旨下果如芳言并榜禁自今餘姚人不得授京官

夏四月王鏊罷

劉瑾橫彌甚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旣而漸不能救遂

力求去。疏三上。許之。鏊博學有識鑒。少善制舉藝。爲當世所宗。後數典鄉試。程文冠一時。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文體爲一變。明代舉子業最道名者。前則鏊與唐順之。後則歸有光。胡友信。天下並稱爲大家。鏊歸後。家居十五年。屢薦不起。及卒。贈太傅。諡文恪。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胡友信。字成之。德清人。

五月。改翰林官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官侍讀。顧清。字士廉。華亭人。官編修。等于南京六部。

劉瑾素惡翰林官不下已。焦芳亦銜之。及是。孝宗實錄成。翰林預纂修者當進秩。芳說瑾曰。翰林官當擴充政事。于是一鵬清等十六人。俱調南京六部。爲員外郎主事等官。

六月。以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宇乞歸。遂以張綵安定人。爲

劉宇因焦芳交結奸閹以厚賄干進及得長吏部又以贈遺較薄私懷悵怏其居心惟知網利固不復知有廉恥事矣至瑾欲用張綵遂假以入閣爲名去宇吏部旋即被沮而歸又焉知非焦芳之惡其相軋而陰爲指嗾乎觀於張綵由芳力爲援後反有隙而貝

吏部尚書。

始宇介于焦芳以結瑾，得入爲都御史。瑾好摧折臺諫。宇輒以小過笞御史。瑾以爲賢。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宇首以萬金贄瑾。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遂由兵部尚書晉吏部。宇在兵部。賄賂狼籍。及爲吏部。權歸選郎張綵。而文吏賂遺。又不若武弁。嘗悒悒歎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至是瑾欲用張綵代宇。乃令宇入閣。宇宴瑾閣中。極驩。明日將入閣任事。瑾曰。爾眞欲相耶。此地豈容再入。宇不得已。乃乞省墓去。遂以綵長吏部。綵先爲選郎。移疾家居。瑾以同鄉。起用原官。大悅之。一歲之中。由郎署長六卿。變亂選格。賄賂肆行。金帛奇貨。相望塗巷。綵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妻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惶恐。謝

亦以芳黨轉眼相攻小人傾險情態固何所不至哉

日一身外皆公物綵旦命之矣飾使人直入內牽其表輿載歸其肆橫如此

秋小王子寇延綏

尋犯花馬池總制尚書才寛字汝栗遷安人率師禦之頗有斬獲敵伏兵突出寛中流矢死

湖廣江西四川盜起

時連歲饑饉四方盜賊並起湖廣則沔陽元府明爲州今屬安陸府賊楊清邱仁等僭稱天王將軍出沒湖湘間江西則東鄉明縣今屬撫州府賊王鈺五徐仰山等桃源山洞名在饒州府萬年縣東賊汪澄二王浩八等華林山名在瑞州府高安縣西北上有雲栅城賊羅先權陳福一等各據山寨而贛州大帽山在長寧縣東南路通閩廣賊何積欽等復蔓延福建廣東之境四川則保寧前並見賊藍廷瑞

自稱順天王。鄢本恕。自稱刮地王。廖惠。自稱掃地王。等。擁衆至數萬。官軍討之不能克。羣盜遂日熾。

庚午五年。春。二月。以曹元字以貞。大寧前衞人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元柔佞滑稽。不修士行。與劉瑾有連。遂攀援入閣。其在閣中。日飲酒諧謔。道里巷鄙語而已。

三月。以洪鐘字宣之。錢塘人。總制湖廣川陝河南軍務。

楊清郎仁等圍岳州。陷臨湘。宋縣。今屬岳州府。鐘檄布政使陳鎬。應天人。及都指揮潘勳擊破之。湖湘底寧。鐘遂移師入蜀。時藍廷瑞與廖惠謀據保寧。鄢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自荆襄東下。已而惠陷通江。宋縣。今屬保寧府。尋復遁去。四

川巡撫林俊。發羅猓兵戍之龍灘河。亦曰龍灘渡。在保寧府昭化縣西。嘉陵江津濟處也。賊墜崖溺水者無算。遂擒惠廷瑞。本恕東奔越漢中至大巴山。在南江縣北。與陝西漢中。諸山相連。俊復追敗之。會鐘至。與俊議不合。俊別擊瀘州賊曹甫。廷瑞等乘間收集散亡。勢復振。鐘率兵分道進勦。而俊亦平曹甫。還與鐘會。賊依山結營。陽言就撫。以計緩師。官軍為七壘守之。賊不得逸。其黨漸潰。鐘令永順注見前。土司彭世麟以計擒廷瑞本恕。本恕以所掠女子。詐為己女。結婚于世麟。冀得間逸去。世麟密白鐘。鐘令許其請。因遂圖之。及期。廷瑞本恕及其黨咸來會。伏發。悉就擒。送鐘斬之。餘衆悉平。事在六年。有廖麻子者獨逸去。轉掠兩川。官軍不敢擊。躡賊後。馘良民為功。土兵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鬀。

夏四月安化王寘鐇慶靖王栴曾孫。反遊擊將軍仇鉞字廷威鎮原人。討擒之。

寘鐇素狂誕術者言寘鐇當大貴遂覬望非分與其黨指揮周昂等潛畜逆謀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以五十畝為一頃苛斂騰怨而巡撫安惟學素殘虐將士銜次骨寘鐇使人激之咸願從寘鐇遂反殺東惟學及總兵官鎮守太監都指揮等傳檄遠近以誅劉瑾為名詔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討之以太監張永為監軍先是仇鉞以邊警屯玉泉營在寧夏府西南聞變即入城謬以兵隸賊營自稱疾堅臥而陰結壯士伺間圖之及一清將至寘鐇令昂就鉞問計鉞方臥呻吟伏卒猝

起。撻殺昂。乃披甲橫刀提昂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寘鐇第。縛之。其衆皆潰。寘鐇叛十有八日而敗。檻送京師。賜死。黨皆伏誅。鉞論功封咸寧伯。

五月焦芳罷。

劉瑾濁亂朝政。荼毒縉紳。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四方賂瑾者。先賂芳。始張綵爲郎。時芳力薦以悅瑾。比綵爲尚書。芳納賄薦人無虛日。綵時異同。遂有隙。檢討段炅。故芳黨。見瑾暱綵。芳勢稍衰。轉附綵。盡發芳陰事。搆于瑾。瑾大怒。數于衆中斥責芳。芳大愧沮。遂乞歸。

六月。前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文升歸後。劉瑾坐以朋黨除名。及是卒。文升有文武才。朝端大議往往待之決。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卒後。未幾。瑾誅。復官。贈太傅。諡端肅。

帝自稱大慶法王。

帝于佛經梵語。無不通曉。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所司鑄金印以進。

秋八月。劉瑾伏誅。

先是。張永監軍西征。楊一清深與相結。知永與瑾有隙。因密與畫策。請誅瑾。初。八黨中。瑾尤狡猾。為七人所推。及專政。七人有所請。瑾俱不應。咸怨之。瑾又嘗欲逐永。永以諂免。一清知之。因乘間扼腕言曰。今反側雖除。如內患何。因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恐變生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弊政。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

劉瑾罪惡貫盈擢髮難數固神人所共憤然張永本其黨與即積有猜嫌亦未必遽肯自傷同類楊一清乘機慫慂而永尚懷疑慮知非復可以大義相規因以瑾誅公益柄用一語中其所欲遂慨然直任不辭

一清豈能洞見小人肺腑
而諷以行其正者

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爲公動。苟得請。卽行事。毋須臾緩。永勃然起曰。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意遂決。及將至京。永請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時京師籍籍。謂瑾將于是日爲亂。瑾信術者言。謂其從孫二漢當大貴。遂謀不軌。會其兄都督同知景祥死。將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遂作亂。或馳告永。永遂先期入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奴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皆虀粉。陛下安所歸乎。馬永成等亦助之。遂縛瑾萊廠。明日。帝出永奏示內閣。下瑾獄。帝親籍其家。得金銀數百萬。珠玉寶玩無數。幷衮衣。玉帶甲仗。弓弩。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大

怒曰。奴果反。命百官會鞫午門。獄具。詔磔于市。怨家爭購其肉。生噉之。二漢。及張文冕等。俱就戮。張綵獄斃。磔其屍。焦芳止除名。二漢臨刑曰。我固當死。第吾家所爲。皆焦芳與張綵耳。今我與綵皆處極刑。而芳獨晏然。豈非冤哉。芳後竟良死。

曹元以罪免。

劉瑾敗。元即日上疏請哀。詔許致仕。言官交劾。黜爲民。

諸附瑾者。黨逐以差。朝署爲清。

以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並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忠先與楊廷和同侍講筵。爲劉瑾所嫉。出爲南京禮部侍郎。尋進尚書。焦芳薦之。召還。瑾見忠頗負氣岸。甚悔。乃傳旨以尚書專典誥敕。儲爲學士時。嘗修會典。及爲

正德間羣盜並起。其猖獗之勢殆比方臘楊么而更甚。然如劉六劉七既以捕盜有功。何賞錄不及。轉令人得誣爲盜。驅之使入萑苻。且張茂既爲逋逃淵藪。實亡命渠魁。乃郡縣置若罔聞。不思早爲剪滅。竟任其夤緣宦侍。出入豹房。並無一人舉發其事。聽其刦

吏部尚書。瑾坐以小疵降侍郎。孝宗實錄成。當復尚書。

調南京吏部。至是瑾敗。二人遂同召入閣。

冬十月。霸州降盜劉六。名寵。霸州文安人。劉七。名宸。寵之弟。叛。

劉六、劉七並驍悍善騎射。初與楊虎、齊彥名等從有司捕盜。時畿輔多盜。皆馳馬鳴箭。號日響馬。頗有功。會劉瑾家人梁洪徵賄不得。誣爲盜。令捕之。六等乃投大盜張茂。茂素招納亡命。爲逋逃主。家與太監張忠鄰。茂與忠皆文安人。結爲兄弟。夤緣馬永成、谷大用輩。得出入豹房。侍帝蹴鞠。而乘間出刼如故。已茂爲捕盜御史甯杲遼東海州人。所擒。六等詣官首伏。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效。六等憚要束。及是叛去。聚衆剽掠。旬日間至數千。畿南大擾。有趙鐩者。亦曰風子。

[illegible]日如政令廢弛若此無怪盜氛之日熾也

本霸州文安諸生。六等亂起。挈家匿水渚中。賊至驅之登陸。將污其妻女。鎰故有膂力。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與六等俱爲盜魁。明年賊衆益多。遂分爲二。劉六劉七齊彦名等乃轉掠山東。（自山東河南至湖廣江西。仍由故道還抵霸州。復走山東。）楊虎趙鐩等擾河南。（由河南入山西。自西而東踰曲周威縣。還抵文安。仍往河間。曲周注見前。威縣。元州。明改縣。今縣屬廣平府。）縱橫數千里。殘破州縣以百數。詔以惠安伯張偉（昭皇后兄昇之曾孫。）都御史馬中錫（字天祿。故城人。）帥京營銳卒往討。中錫書生不習兵事。偉紈袴子畏怯不敢戰。遂議招撫。（中錫至桑園。單車入賊壘。開誠諭之。劉六欲降。劉七曰。騎虎不得下。今內臣主閹事。馬都堂能踐其言乎。徑去。桑園。鎮名。在山東德州北。）賊終不降。于是廷臣交章劾偉中錫玩寇。召還下獄論死。而賊橫愈甚。

辛未六年。春二月。起左都御史陳金。字汝礪。應城人。徙居武昌。總制江西軍務。

江西盜起連年。官軍屢失利。金時丁母憂在籍。詔起原官。提督軍務討之。金以屬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狼土兵。久之兵至。乃先擊東鄉賊。平之。以下事俱在明年。遂移師。以次悉定桃源華林及大帽山諸賊。半歲間。俘斬二萬七千餘人。立東鄉。注見前。萬年。即桃源洞置。二縣。招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于賊。金方倚其力。不為禁。士民深怨焉。

夏四月。劉忠罷。

劉瑾既誅。張永魏彬輩猶用事。永嘗遣廖鵬謁忠。忠僕

隷遇之又却其餽永大恨是年忠典會試帝摘試錄中舛誤示李東陽忠知爲中官所齮乞省墓歸忠抵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嘉靖初卒贈太保謚文肅

秋八月以兵部侍郎陸完字全卿長洲人督邊兵討賊

張偉馬中錫既論罪兵部尚書何鑑字世光浙江新昌人以京軍不能制賊請發宣府延綏二鎮兵助討詔完統之邊將許泰寧之子郤永馮禎綏德衞人等俱聽調遣師行至涿州忽傳賊犯固安且逼京師帝御左順門召閣臣及鑑諭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因命鑑召完入衞完遂趨信安鎮名注見前檄泰永擊賊覇州敗之京師乃解嚴已而邊兵連破賊完請益發大同遼東兵濟之內官谷大

用張忠意賊旦暮且平乃自請督師冀邀封賞詔以大用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子忠之爲總兵官忠監神鎗師京軍五千會完是時賊益南方圍濟寧焚糧艘大用等駐師臨淸觀望不敢進會明年正月帝將有事南郊賊遂謀以十二月朔伺帝省牲乘間犯駕乃疾馳而北先一日至霸州鑑立奏聞即夜嚴設守備迨明帝召問駕可出否鑑請早出安人心帝成禮而還賊知有備西掠保定以去明年正月劉六復突霸州帝召大用銳問禦近畿大用銳遇賊于長垣大敗廷議召二人還

冬十一月地震

霸州尤甚三日中十有九震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費宏（字子充鉛山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宏以帝耽宴樂早朝日講俱罷上疏切諫報聞及是劉忠致仕遂以宏代

黃河清

自清河口（注見前）至柳鋪九十餘里凡三日

壬申七年夏閏五月都御史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咸寧伯仇鉞討平河南賊

先是賊渠楊虎溺死宿州（虎爲邊兵所追至小黃河渡口百戶夏時設伏擊之虎遂溺死　小黃河在宿州北與河南夏邑縣接界）餘衆悉奔河南推劉惠爲首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副之分其衆十三萬爲二十八

營。應二十八行以牽制官軍。鐩于羣盜中稍有計智。羣盜專事征掠。鐩獨勸其黨無妄殺。移檄府縣。約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嘗攻鈞州。以馬文升家在。舍之去。及入泌陽。燬焚芳家。掘其先塚。芳遠匿。束草爲芳像。寸裂之。曰。吾爲天下誅此賊朝議以畿輔山東賊委陸完。而命澤與鉞專辦河南賊。時參將馮禎戰死。賊方張。及聞澤等且至。素憚威名。奔迸四出。永順宣慰彭明輔敗之頴州。諸將神周。壽州人。英之子。時源等又敗之光山。湖廣軍亦敗其別部于羅田。蕭梁縣。今屬黃州府。賊沿途潰散。分其衆爲二。惠北走商城。鐩南出頴州。澤與鉞定計。使周追鐩。源追惠。連戰皆捷。鐩轉至應山。隋縣。今屬德安府。衆略盡。薙髮懷度牒。潛至江夏。爲軍校所執。送京師伏誅。惠追及于南召。明縣。成化中置。今屬南陽府。官軍射中其目。自縊死。

餘黨先後勦捕悉平。

秋八月陸完追賊于狼山。注見前。平之。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出沒畿輔山東之境沿及淮北官軍雖屢敗之而賊招聚散亡旋即復振會河南賊已平其勢始衰遂走湖廣奪舟至夏口遇督漕都御史馬炳然殺之復登陸焚漢口指揮滿弼追及劉六中流矢赴水死劉七齊彥名率舟東下由黃州至鎮江完疾趨而南帝命彭澤仇鉞會完並勦大兵盡集江南北賊猶乘潮上下肆掠已而賊治舟孟瀆在常州府武進縣西北南通運河北達大江唐刺史孟簡所開因名尋抵通州颶風大作棄舟走保狼山完以兵夜縋之出南彥名中槍死七中矢亦赴水死餘賊盡平

賜姓始于漢之奉春至唐而降臣蕃將皆著屬籍實爲紊亂不經若義子乃五季奸雄割據所藉以豢養羣材其名尤不可爲訓武宗性耽嬉遊所悅者皆亡賴之徒如張茂以大盜而入侍蹴鞠則其冗雜不倫已可槩見乃至中官奴卒並得賜姓朱氏以異類而附宗盟更復成何國體由其好狎匪人遂置貴賤尊卑于不顧支牒所關而紊濫若此其他何可問乎

九月。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國姓。

帝所悅中官奴卒。輒收爲義子。亡虜亦與焉。並賜姓朱氏。

召洪鐘還。以彭澤代之。

四川餘賊廖麻子。喻思俸。連陷州縣。勢日猖獗。言官劾鐘。乃召還。以澤往代。澤與總兵官時源數敗賊。廖麻子喻思俸皆就擒。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隋縣。今屬資州。）榮昌。（明縣。洪武初置。今屬重慶府。）賊復熾。澤旋軍討平之。詔澤暫留保寧鎮撫。

冬十一月。調宣府大同遼東延綏四鎮兵入京營。

初。大同遊擊江彬。宣府人。領邊兵討賊。及賊平。還過京師。

因結義子錢寧（太監錢能家奴）。以進。未幾。大得幸寵。在寧上。寧心忌之。彬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言官交諫。大學士李東陽疏陳十不便。皆不聽。于是調四鎮兵入京師。號外四家軍。彬兼統之。帝別令羣閹善射者爲一軍。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聲達九門。（又作東西官廳于禁中。視團營。命內官義子分領之。帝時臨閱。名曰過錦）

十二月。李東陽罷。

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之。（東陽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以文章領袖搢紳。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獎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率粲然有所成就。初與劉健謝遷請誅劉瑾。及健遷去。而東陽獨留。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歎而已。然方逆瑾肆虐時。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亦陰受其庇云。致仕四年卒。贈太師諡）

文正。

癸酉八年。春正月。召陳金還。以俞諫字良佐。桐廬人。代之。

初。陳金破東鄉賊。土兵邀賞千金。金靳不予。乃縱賊使逸。黠傑者多不死。金急欲成功。遂下令招撫。及破桃源賊。金與諸將置酒高會。賊賂目兵。乘間遁去。轉掠嶺衢間。餘衆復集。攻剽如故。至是。言官劾金。乃召還。以諫爲都御史往代。賊渠王浩八。屯貴溪唐縣。今屬廣信府。之裴源山。勢甚盛。諫潛軍夜破之。擒浩八。又進勦桃源東鄉餘賊。悉平之。

秋八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善巴卒。其子巴雅濟舊作拜牙郎。今改。後仿此。襲封忠順王。

淫虐不親政事。嘗恐其屬部害己。土魯番酋莽蘇爾。（阿哈瑪特子。嗣爲蘇勒坦。按莽蘇爾。舊作滿速兒。今改。後倣此。）數以甘言誘之。（莽蘇爾狡黠過于其父。時有呑復哈密之意。）至是巴雅濟遂棄其國。奔土魯番。莽蘇爾奪其印。卽遣和卓塔濟迪音（舊作火者他只丁。今改。後倣此。）據守哈密。

甲戌

九年。春正月。乾淸宮災。

帝每歲張燈。費浮數萬。及是宸濠別爲奇巧以獻。令所遣人入宮懸掛。皆附著柱壁。復依簷以貯火藥。遂延燒宮殿皆盡。（火盛時。帝猶往豹房。回顧光燄爛天。謂左右曰。好一棚大烟火也。）楊廷和等請帝避殿。下詔罪己。又疏請早朝。宴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江彬毀京城民居。爲皇店酒肆。）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語皆

切至帝不省。

二月以禮部尚書靳貴字充道丹徒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貴以宮僚舊恩。貴先侍帝東宮故有是命。貴在閣三年無所建白致仕歸後帝至江南會貴卒親臨其喪命詞臣撰文皆不稱旨帝乃自爲文祭之。

夏五月費宏罷。

錢寧陰黨宸濠欲交歡宏餽宏綵幣珍玩拒却之寧慚且恚。初宸濠行賄劉瑾得復護衛事具前及瑾誅仍論奪。至是宸濠因伶人臧賢輩白金數萬徧賂朝貴奏請復還所奪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完前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善。中官持奏詣閣宏力持不可諸嬖人乘宏讀廷試卷取中旨予之。于是宸濠與寧合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嘗劾

莽蘇爾竊據哈密公然投進嫚書彭澤奉命經理卽當督勵將士恢復故城使之震讋國威不敢再行蠢動卽或改圖向化亦必俟其誠心欵服方可爲代請祈恩乃聲言得賂歸城卽遣人以幣帛酒鎗先行往賂褻國體而啟戎心莫此爲甚及僞還城印澤又不親往審察輒以爲疆事已平奏聞赴召更屬欺罔之尤比莽蘇爾狡黠曰如再

宏弟宋不當留翰林。卽指爲宏罪。中旨責宏。令自陳狀。宏卽日乞休。命并宋致仕。（宏甫發京師。寧遣騎尾之。至臨淸。焚其舟。資裝盡燬。）

遣右都御史彭澤。提督甘肅軍務。經理哈密。

土魯番既據哈密。復遣使赴甘肅。投謾書。索犒賜。邊臣以聞。請遣大臣經理。大學士楊廷和等交薦澤。再辭不許。澤至甘州。土魯番方攻掠赤斤苦峪諸衛。聲言與我金帛萬數。卽歸城印。澤謂番人嗜利。可因而欵也。遣都督沙呼實（哈密回回都督。先以國亂。徙居肅州。按沙呼實舊作寫亦虎仙。今改。後仿此。）以幣二千。銀酒鎗一。往賂番酋莽蘇爾。令還城印。莽蘇爾僞許之。澤輒奏番酋悔過效順。事已平。帝卽召澤還。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初。沙呼實陰

邀重賞而已雅濟仍被羈留終不能得其要領貿澤之苟且集事有以致之厥後澤削奪之由雖因王瓊私心報復然坐以誣妄辱國罪又豈能自爲解免乎

與莽蘇爾通爲之耳目據城奪印皆其謀澤不知而遣之及澤還巴雅濟在土魯番迄不返和卓塔濟迪音據哈密亦不退久之莽蘇爾復要重賞始以城獻還事在十一年而巴雅濟仍留如故既而沙呼實復誘莽蘇爾謂肅州可得莽蘇爾遂復取哈密以萬騎寇嘉峪關遊擊芮寧戰歿詔澤提督三邊軍務禦之會副使陳九疇禁繫沙呼實及沙布塔絕其內應莽蘇爾乃還瓜州爲副總兵鄭廉所敗因復求和澤兵遂罷時十二年四月也初澤與兵部尚書王瓊有隙又時時譏駡錢寧由是瓊與寧相庇欲傾澤會澤乞歸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名寧從中下其事而沙布塔之子以其父爲九疇禁繫挺死詣闕訟冤瓊欲因此興大獄奏遣科道二人往甘肅勘狀明年勘至于澤無所坐瓊怒劾澤誣妄辱國斥爲民坐九疇激變逮下吏削籍澤材武知兵然性踈闊負氣其經略哈密事頗不當瓊與寧因交齮之遂得罪時沙呼實已逮赴刑部九疇既論罪遂得釋會緣錢寧與沙布塔之子俱得侍帝左右帝悅之授錦衣指揮並賜國姓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沙布塔舊作失拜烟答

今改。後仿此。

秋。八月。辛卯朔。日食。

京師地震。

九月。謫編修王思（字宜學。直曾孫。）爲三河驛（在潮州府大埔縣西。今有巡司。爲縣巨鎮。）丞。

時帝狎虎被傷。踰月不視朝。思疏言。孝宗皇帝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其身。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疏留中。謫三河驛丞。

冬。十一月。廢歸善王當沍（魯王陽鑄幼子。）爲庶人。當沍自殺。

當沍以勇健聞。（初。流賊攻兗州。當沍率家衆乘城。取護衞弓弩射。却賊。降勅獎諭。名遂著。）數與卒袁質舍人趙巖校射。質巖家東平。與吏部主事梁

EAST ASIAN LIBRARY

穀同里。會有怨質巖者。誣穀云。質巖且爲亂。穀遂告變于楊一清。兵部議以大兵駐濟南伺變。而魯王陽鑄入長史馬魁譖。亦奏當沍欲反。帝遣司禮太監溫祥。大理少卿王純等往按問。閻當沍第。搜其兵械。則前所射𢧵弓弩。半渝敝矣。祥等讞穀所指皆平人。于是御史李翰臣。劾穀魁誣罔。宜鞫訊。詔下翰臣獄。謫其官。而釋穀不問。廷臣議當沍罪。無所得。乃坐以違祖制。藏護衛兵器。廢爲庶人。質等戍邊。魁坐斬。中官送當沍之高墻。當沍大慟曰。寃乎。即日觸墻死。聞者傷之。

十二月。營乾清宮。加天下賦百萬。

乙亥。十年。春正月。帝有事于南郊。遂暮成禮。

郊祀鉅典。因攔宿供圉以
備殷夙駕儐明行事始足

EAST ASIAN LIBRARY

抒昭格之誠武宗恣情怠荒昧於夜且大禮昏暮始成全不以敬天爲念雖升壇果燎亦必以情氣乘之褻慢孰甚焉昔齊東昏子元會至暮受朝貽譏前史武宗竝且蔑視明禋不幾況而愈下乎

是日漏下二鼓。帝始還宮。楊廷和等疏諫。不報。楊一清等又言比歲視朝太稀。又復太晚。入春以來。漸至昏夜。日月之光既遠。上下之情不通。侍衛被執鎧仗。自朝至暮。饑餒困疲。四夷貢使見此。能無駭異。歸而傳語。必啟戎心。疏入不報。

三月。楊廷和罷。

廷和丁父憂。乞奔喪。不許。三請。乃許之。

夏閏四月。以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一清再推內閣不用。及是楊廷和去。遂以一清代之。

冬。十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斯藏。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遂命允往迎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供具餽賜鉅萬所攜鹽茶又數十萬允至臨淸漕艘爲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艬艞（淺船也）相連二百里至成都又治入番器物居歲餘始行兩月至其地番僧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允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去士卒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癸丑朔日食

丙子 十一年夏大旱

五月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人充海戶

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諡忠宣）

大夏復官後淸軍御史王相見其居貧請給廩隸中官

EAST ASIAN LIBRARY

用事者終嫌之。不許。及是卒。贈太保。大夏忠勤懇篤。遇知孝宗。忘身徇國。于權倖多所裁抑。故深見嫉于小人。嘗言居官以正已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士大夫。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自爲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

秋八月。楊一淸罷。

錢寧素善一淸。會有搆之者。因蓄怨。一淸以災異陳時政。譏切近倖。寧與江彬等皆大怒。使優人于帝前爲蜚語譏刺一淸。而武學生朱大周亦許一淸陰事。以寧爲內主。一淸乃力請骸骨歸。

以禮部尚書蔣冕字敬之。全州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冕淸謹有器識。雅負時望。及是入閣。

以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

南贛地連閩廣，山谷深阻，盜賊易爲巢穴。陳金、俞諫先後討之，未盡。不數年，嘯聚復起。橫水隘名，在江西南安府崇義縣東，其南爲十八面嶺。左溪即汀水，亦曰鄞江，在福建汀州府長汀縣東，源出寧化，下流至廣東大埔縣入海。桶岡在崇義縣西北，與湖廣郴州接界。則有謝志山等；浰頭山名，在廣東惠州府和平縣西北，接江西龍南縣界，有上中下三浰，最北則近龍南者爲上浰，在岑岡者爲中浰，最南者爲下浰。有池仲容亦曰大鬓等，皆稱王，攻剽府縣；而大庾唐縣，以大庾嶺名，今爲南安府治。陳日能、大帽山詹師富諸賊，復與之相應。于是江西、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千餘里皆亂。巡撫文森長洲人。託疾避去。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才，遂特用之。初，守仁既謫龍埸驛丞，地在萬山之中，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悅服，相率伐木爲屋以居之。瑾誅後，量移廬陵知縣，累遷鴻臚卿，遂擢巡撫。

江彬因武宗荒嬉無度覬
其所好導以佚遊止圖避
衆擅權而不顧置其君于
險地坐令萬乘之尊急裝
微服踰塞經時又多方蠱
惑使之流連忘返其情實
爲叵測武宗迷而不悟復
諫獨行甚至奪婦良家載

丁丑十二年。春正月。帝祀南郊。遂獵于南海子。

郊祀畢。即幸海子。縱獵。夜半始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夏。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字維之。掖縣人。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紀前在禮部。以帝遣使烏斯藏。再疏切諫。不納。及入閣。同列皆倚重之。

六月。乙巳朔。日食。

秋。八月。帝微行至宣府。

江彬欲擅權。數導帝遠遊。使諸倖臣不得近。因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何鬱鬱居大內。爲廷臣所制。帝然之。至是急裝微服。出德勝門。幸昌平。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及于沙河。注見前。請同蹕。不聽。至居庸關。

歸樂妓失德無所不至彬雖旋伏刑誅而武宗之貽笑千秋豈能掩乎

巡按御史張欽字敬之。順天通州人閉關不奉詔。乃還。先是。帝將出關。欽再上疏諫。詞極切至。不報。帝既至昌平。傳報出關。甚急。欽令指揮孫璽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開關死。頃之。帝召璽。璽辭。更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關門下。曰。敢言開關者斬。夜草疏言。臣聞天子將親征。必先期下詔。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今寂然不一聞。輒言車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奏未達。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會廷臣亦多諫者。帝不得已而還。京師盛傳張御史閉關三疏云。越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因度關。幸宣府。彬先爲帝建鎮國府第。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未幾。幸陽和。韃靼五萬騎入寇大同。總兵官王勛等力禦之。轉戰五日。

武宗身居九五乃艷慕人臣爵號忽假名降勅自封冠履蕩然莫辨實千古未有奇聞且以至尊而下齒臣工體統之淩夷已甚名不正而言不順徵兆實屬不祥較漢成帝之稱張公子唐莊宗之稱李天下誕妄更甚乃竟得保有宗祧豈以孝宗遺澤未泯故不致遽隳淪覆耶

至應州。五季唐置。今州屬大同府。帝率太監張永等。自陽和往援。寇引去。是役也。斬首十六級。官軍死者數百人。乘輿幾陷。勛等以捷聞于朝。

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復命戶部發銀一百萬兩。輸宣府以備賞勞。時凡調發軍馬錢糧。槩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行之。

冬十一月。召楊廷和復入閣。

廷和既至。與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迴鑾。帝令谷大用扼關門。乃歸。

戊寅 十三年。春正月。帝還京師。留十四日。復如宣府。

帝至德勝門外。百官具綵帳羊酒郊迎。先是帝將至京。命羣臣各製綵旗

帳迎。及是。羣臣具綵帳數十。綵聯千數。皆金織字。序詞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列名。亦不敢稱臣。

帝御帳殿。閣臣奉觴稱賀。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奉果盒。毛紀奉金花。帝飲畢。云。朕在榆河。親斬敵首一級。廷和等皆稱帝聖武。帝遂馳馬入東華門。宿豹房。既還宮。于奉天門陳應州所獲刀械衣器。令羣臣縱觀。時當南郊。以初至。不及致齋。遂行禮。既畢。獵南海子。居十四日。復如宣府。廷臣從者四人。餘以次追及。楊廷和等諫。不聽。

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諡孝貞皇后。

帝還京師。

夏五月。己亥朔。日食。

六月。葬孝貞皇后。

先是帝以孝貞皇后將葬。幸昌平。躬視隧道。遂幸密雲。

時民間訛言欲括女子以充進奉所至遁匿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爲大喪未舉車駕必不出此必奸徒矯詐自今非有撫按府部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捕治之帝聞大怒執送詔獄降雲南安寧知州　毛思義陽信人安寧州元置今屬雲南府

駐蹕喜峰口還復幸河西務

以指揮黃勲爲名科擾侵盜巡按御史劉士元按之勲逃至行在因變幸譖士元于帝帝命裸執士元至行在軍門杖之仍繫錦衣衛獄河西務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北舟航輻輳之地劉士元彭縣人

至是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至陵飲帳殿及升祔帝至暮乃入廟雷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報

秋七月帝復如宣府

帝從江彬言將偏遊塞上託言邊關多警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內閣草勅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衆皆泣諫而帝意不

將軍不已而復加封國公武宗方自侈其名號尊崇而不知猥褻已甚楊廷和等正言極諫未嘗不侃侃可聽然前此帳聯迎迓已明著威武之名不稱尊號廷和等亦皆奉觴稱賀恬然不以爲非何至此始爲

可回。竟不聽。遂復北幸。由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尋駐蹕宣府。令兵戸工三部。各遣侍郎一人。率司屬以往。彬又導帝由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納其女。還由西安歷偏頭關。抵太原。大徵女樂。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善謳。帝悅之。載以俱歸。大見寵幸。江彬與諸近侍。皆母事之。稱曰劉娘娘云。

九月帝自加封鎮國公

勅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領六師。掃除邊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五千石。吏部如勅奉行。楊廷和梁儲等極諫。以爲名之不正。言之不順。一至于此。古今所未有也。不聽。又錄應州功。陞賞內外官九千五百五十餘人。封江彬許泰皆爲伯。

爭勢委蛇何順之從豈能因斯少蓋耶

王守仁平江西賊。

守仁既至贛州。知左右多賊耳目。呼老隸詰之。隸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詗賊。動靜無弗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擣之。連破四十餘寨。擒賊首詹師富。上杭。宋縣。今屬汀州府。復進討大庾。生縶賊首陳曰能以歸。橫水左溪諸賊。令都指揮許清等。各一軍。會橫水。南安知府季斆等。各一軍。會左溪。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遂潰。乘勝克橫水。賊首謝志山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皆平之。贛州知府邢珣。當塗人。吉安知府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等亦破滅桶岡賊。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乞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倉卒敗走。廷鳳等遂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守仁乃還贛州。誘斬浰頭賊首池仲容弟仲安。初橫水破。仲容遣弟仲安來歸。而嚴

爲戳守備。守仁佯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守仁賜仲容節物。誘入謝。仲容率其衆營敎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遂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賊奔九連山。在廣東惠州府連平州東周數百里環連九縣因名山陡絕不可攻。守仁簡壯士。衣賊衣。奔崖下。賊下招之。遂上據其險。官軍進攻。擒斬無遺。因于橫水設崇義縣。今隸江西南安府。于浰頭設和平縣。今隸廣東惠州府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爲神。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八

明

武宗皇帝

己卯正德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

帝遊幸邊塞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至是自宣府還京。羣臣奉迎如前儀。

京師地震。

帝自加太師。敕諭巡行祈福。三月。郎中黃鞏字伯固莆田人修撰舒芬字國裳進賢人等百四十六人。先後疏諫。悉杖之。死者十一人。

帝降手勑諭吏部曰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復諭工部急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道官皆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黃鞏與員外郎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具疏連署以進畧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于劉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蓋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修撰舒芬亦邀其同官崔桐字來鳳陽州人等七人上疏極諫畧言陛下兩巡西北四民告病今復聞南幸盡皆逃竄非古巡狩之舉而幾于秦皇漢武之遊宜監博浪柏人之禍吏部員外郎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及禮部主事萬潮字汝信進賢人太常博士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復連疏入于是吏部郎中張衍瑞字元承汲縣人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吳縣人等五十三

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太倉人。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洛陽人。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鏊嘉定人。本高氏子。少依舅京師。冒其姓。亦以其術諫。帝與諸倖臣皆大怒。下鞏震。良勝。潮。九川鏊詔獄。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已而大理寺正周敘九谿衛人。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鄱陽人。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莆田人。等三人。連名疏又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俄令與鞏震等俱跪闕下五日。加梏拳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晨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旁觀者。無不太息泣下。廷臣自內閣及尚書石玠字邦秀。槀城人。疏救外。莫有言者。諸嬖倖揚揚意得。士民憤恨。伺諸大臣出入。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請

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是時天連曀晝晦。南海子水涌四尺餘。金吾衛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也。乃肉袒戟刃于胸。持疏諫。當蹕跪哭。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詔獄。詔杖之八十。遂死。諸臣跪既畢。仍杖之于廷。死者十一人。陸震。余廷瓚。及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珏。大理評事林公黼。行人李紹賢。孟陽。詹軾。劉槩。李惠。遵。字孟循。江寧人。校。鄖城人。珏。汲縣人。公黼。長樂人。紹賢。盱眙人。陽。澤州人。軾。玉山人。槩。安樂人。惠。祥符人。

餘除名貶黜有差。戍鏊于邊。而車駕亦不復出矣。

夏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字德成。餘姚人。按察司副使許逵。字汝登。固始人。死之。

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因帝無儲嗣。遊幸不時。人情危懼。遂日夕覬覦。宸濠賄錢寧。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寧言于帝。用異色龍牋報賜。異色龍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牋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復勅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時江彬欲傾寧及臧

宸濠包藏禍心日夕覬覦非望當孫燧上章公然邀阻且使奸黨分布孔道窺何朝廷叛跡已著其視趙王之初不與高煦通謀者情事迥別固非可以隱行消弭前此雖爲諸權倖所匿楊廷和容得諉爲不知何未聞其舉以入告及蕭淮發其罪狀尤當密陳稹書決策徂征以掩其不備

賢。令太監張忠乘間爲帝言曰。賢稱寧王孝。譏陛下不孝耳。稱寧王勤。譏陛下不勤耳。帝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留闕下。巡撫都御史孫燧七上章言之。皆爲所邀阻。宸濠益與其黨李士實。致仕都御史。劉養正。舉人。謀遣姦人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諸權倖匿不以聞。會御史蕭淮盡發其不軌狀。大學士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勳戚大臣宣諭。帝乃命駙馬都尉崔元。代州人。尚憲宗女永康公主。都御史顏頤壽。巴陵人。等持諭往收其護衛。宸濠聞元等且至。乃決計反。以已生辰日宴諸守土官。詰旦皆入謝。宸濠命甲士環之。大言曰。孝宗爲李廣所誤。抱民間子。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眙。孫燧直前曰。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翫援宣德故事僅遣重臣宣諭且以往收護衛爲辭激之速反使非王守仁在贛糾合義旅立奏盪平其勢幾蔓延難制廷和之謀國措置迂謬若此而當時稱爲名臣明之不亡何待

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爲逆哉宸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逵二人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殺之惠民門外巡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以下咸稽首呼萬歲宸濠以李士實劉養正爲左右丞相王綸爲兵部尚書集兵號十萬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詣諸郡邑奪印起兵命其承奉徐欽與素所蓄羣盜閔念四等略九江南康皆陷之

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秋七月復南昌

守仁方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注見前而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率京軍四萬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兩廣楊旦字晉初建安人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敘其歸國之誠令慫恿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泄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詗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壬辰朔

留宜春王拱樤守城。而刦其衆六萬人。出大江。攻安慶。都督僉事楊銳（字進之蕭縣人）知府張文錦（安邱人）等固守。不能克（安慶被圍十有八日銳等以寡敵衆隨機應變所向摧敗宸濠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哉）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在臨江府淸江縣東北亦曰淸江鎮道通豐城爲南北津要）臨江知府戴德孺（臨海人）袁州知府徐璉（朝邑人）等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絶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昌。賊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先鋒。庚戌夜半。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縛拱

樤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
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
王守仁敗宸濠于樵舍。鎮名。在南昌府新建縣西北。擒之。
守仁既下南昌。居二日。遣伍文定、徐璉、戴德孺各將精
兵分道進。而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以待。宸濠果
解安慶圍。還救南昌。遇于黃家渡。在南昌縣東。通饒州府餘干縣。文定
當其前鋒。賊趨利。邢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乘之。堯
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在饒州府西。宸濠懼。盡發南
康九江兵。復戰。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
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
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上饒人。以下皆投水死。宸濠欲謀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逆妻婁氏嘗苦諫不聽及是歎曰昔紂用婦言亡吾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宸濠之策帝亦欲假親征南遊遂傳旨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法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邊兵征勦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江彬等皆隨征楊廷和等諫不聽至是駕發京師梁儲蔣冕扈從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帝至保定宴于府堂與都御史伍符爲藏鬮戲符探得鬮帝不悅飲符至醉乃

王鏊赴召本涉小說家言
至臨清上距張灣水程迂

遠武宗卽稱輕舸斷不能以單舸徑行且婆倖方日侍嬿遊又安得遠去行營而從官竟無知覺其事殊難取信蓋因武宗縱佚無度失德良多傳述者復附會其詞用資談柄凡微行蹕駐之舉一切悉以歸之亦殊所謂不知是之甚者耳

大笑。方帝之南發也。劉姬疾不從。約以玉簪召。帝過盧溝橋。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行。帝乘單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內外從官無知者。

命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

王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請黜姦諛。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相與媢功。且懼發其罪。競言守仁先與通謀。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不與。至錢塘。遇太監張永。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故守仁稱之。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會帝命守仁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巡撫江西守仁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執伍文定詈辱備至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

冬十二月帝如南京

自帝發京師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通判胡琮懼自縊死至揚州即民居為提督府遍刷寡婦處女導帝漁獵以劉姬諫稍止及是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勸沮乃止彬率邊兵數萬跋扈甚

成國公朱輔爲長跪。魏國公徐鵬舉。達七世孫。及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惟叅贊尚書喬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應天府丞寇天敘。字子惇。榆次人。挺身與抗。彬氣稍折。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改卜郊。

時帝議南京行郊禮。大學士梁儲蔣冕許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焉。時帝駐蹕舊邸。不入大內。一日幸牛首山。軍中夜驚。左右不知帝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欲爲逆云。舊邸。太祖爲吳王時所居也。

秋閏八月。受江西俘。

江西俘宸濠至。帝令設廣場。樹大纛。環以諸軍。釋四去桎梏。伐鼓鳴金而擒之。然後置檻受俘。時張忠許泰。慶矯旨召王守仁。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

守仁不起。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守
仁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
華山。日宴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卽
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
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
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

帝發南京。

先是。梁儲蔣冕乞還乘輿。疏入九上。帝不省。是秋。有物
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帝所御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
益驚。儲冕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
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諭旨。不敢起。帝許不日還京。乃
出。會宸濠繫江上舟中。民間訛言將爲變。帝心疑欲歸。
乃下詔班師。丁酉。發南京。是夕。祭龍江。駐蹕儀眞。次日
至瓜洲。避雨民家。後自瓜洲
濟江。登金山。遂南渡。幸大學士楊一淸第。製詩十章賜
之。還至揚州。太監邱得索賄不得。以鐵絙繫知府蔣瑤。

宸濠身為悖逆豈可令顯戮久稽在南京受俘之日距被擒已逾一載舉國若狂惟聞議征議討而于罪首反置之度外論者尚欲令天下諸王議罪勢必更加遲緩又豈處亂臣賊子之道乎

窘辱備至。數日。乃得釋。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

九月。漁于積水池。遂有疾。

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挾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

帝至通州。江彬矯旨。召勳戚大臣赴行在。議宸濠獄。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洶洶。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和毛紀等。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誅宸濠。不納。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遂賜宸濠自盡。仍焚棄其屍。帝之北還。每令濠舟與御舟銜尾而行。意甚防之。及抵通州。謂左右曰。吾必決此獄乃入。羣臣請如先年處置高煦寘鐇例。祭告天地宗廟。仍敕天下諸王議罪。然後明正其法。皆不聽。傳者謂江彬復欲邀帝北幸。故欲速決此獄云。越三

日帝還京師大耀軍容俘諸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亦皆裸體反接帝去年南征江彬發寧罪狀卽命羈之臨清陸完素與宸濠比太監張永在江西搜閱簿籍得完交通事奏之遂命執完至行在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揭白幟標其姓名死者梟于竿凡數里不絕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辛巳十六年春三月癸丑朔日食

帝崩于豹房

帝于正月郊祀嘔血不能成禮輿疾歸及是益甚謂太監陳敬蘇進曰朕疾殆不可爲可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非汝輩所能預也丙寅遂崩于豹房太監谷大用張永等以皇太

武宗爲宦官所誤至于元氣虧削不克享年乃固顧生平不憚引爲己愆而於羣小則特明其無預武宗固蠱惑滋深亦不應始終不悟若此當時豹房寢疾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左右無人。其言僅出自中涓之口。安知非若輩[illegible]懲朝臣論其前罪。故[illegible]傳此命以[illegible]之由。國未定盡爲憑信耳。

后命。移殯大內。

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熜。獻王祐杬子。時獻王薨。厚熜以世子理國事。入嗣皇帝位。

先是帝大漸。司禮中官魏彬等。以帝無皇嗣。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楊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及帝崩。谷大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于袖中。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啓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吏部尚書王瓊。率九卿入左掖門厲聲曰。此豈小事。我九卿長。顧不與邪。衆不答。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羣臣。一如廷和請。乃議遣官奉迎。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勳戚。禮官偕往。廷和恐蔣冕去。則巳益孤。而梁儲老矣。或憚往。乃佯惜儲憊。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于迎天子者乎。敢以憊辭。遂與太監谷大用等。奉遺詔以行。

罷威武團營。

楊廷和請于皇太后。傳遺旨。罷威武團練諸營。邊軍俱重賚歸鎭。革京城內外皇店。縱遣豹房番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放還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庫。中外大悅。

執江彬等下獄。

彬知天下惡已。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温言。而密與蔣冕毛紀。及太監温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永留彬飯。故緩之。俄而逮旨下。彬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拔其鬚且盡。有頃。神周李琮亦縛至。並下詔獄。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彬既敗。張忠許泰等。以次下獄。

夏四月。興世子至京師。入即位。是為世宗。

世子至京師。止于郊外。禮官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

王顧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牋勸進。乃即郊外受牋。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詔草言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

詔赦天下。除一切弊政。

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為安。及帝即位。廷和草登極詔。凡正德中蠹政。釐抉且盡。所革錦衣內監。旗校。工役。凡十餘萬。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皆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

遣使迎母妃蔣氏大興人。于安陸。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召費宏入內閣

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于是起宏爲少保。入輔政。

並復其弟寀編修。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

時帝即位甫六日。即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禮部尚書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請于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澄乃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而以楚王孫景後定陶共王。師丹以爲恩禮備至。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炫主後興國。其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懿王故事。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妃曰皇

[illegible]欲[illegible]本屬人
[illegible]情諸臣必執宋時濮
議相持無論事理不同且
亦無以慰尊親本願盖旁
支入承大統于孝宗固有
爲後之義然以毛裏至親
改稱叔父實亦情所不安
嘉靖既有父母互易之疑
復有避位歸藩之請其心
尤爲迫切誠使集議之初
即早定本生名號加以緐
稱使得少申敬禮則張璁
等亦無由伺間陳言或轉

可隱全大義乃必強詞爭執持之愈固激之愈深于是稱帝不已進而稱宗稱考不已甚而祔廟其終至于瀆禮亂倫亦諸臣不能于天理人情斟酌至當有以致之耳雖然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亦明社將屋之一兆耳

叔母。議上。帝大怛曰。父母若是互易邪。其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採而行之。可為萬世法。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上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澄亦會廷臣再三執奏。俱留中不下。

五月。梁儲罷。王瓊以罪戍邊。

初瓊在兵部。凡所誅賞。悉聽中旨。至是給事中張九敘劾瓊濫鬻將官。依阿權倖。併劾梁儲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賜勅馳傳歸。下瓊都察院鞫治。論死。瓊疏辨。乃減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藩邸舊臣不過扈從微勞祇可量加優賚若一概擢之顯秩並且入廁綸扉既乖量材以授之經而曲徇私情又豈所語于爵人與共皆漢文帝修代來之功宋昌等皆膺封爵然彼時決疑定策尚有可稱若袁宗皋建豎無聞徒以興府舊恩濫叅機務豈公天下之大道哉

死戍邊。儲後卒于家。帝念先朝舊臣。贈太師。謚文康。

以袁宗皋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宗皋由進士授興府長史。帝即位。擢吏部侍郎。尋入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扈從功。不次錄用。宗皋以疾辭。不允。未幾卒。

六月。江彬伏誅。

與李琮神周錢寧等。俱磔于市。時京師久旱。彬誅。遂大雨。沙呼實亦并伏誅。惟張忠許泰貸緣貴近。減死徙邊。

秋。七月。進士張璁字秉用。永嘉人。上疏請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于京師。

璁時以進士觀政。見廷議追崇興獻王禮。三上三却。璁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揣知帝意。乃遂上疏。略言。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欲考孝宗。叔興獻王。夫漢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為儲嗣。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陛下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為人後。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將毋自絕其父母乎。故謂陛下入繼祖統則可。謂為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宜別立聖考廟于京師。以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詔楊廷和。蔣冕。毛紀。欲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為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于是給事中朱鳴湯史于光御史王溱盧瓊。字獻卿。浮梁人。交章劾璁。帝不聽。初璁以舉人八上會試。始得第。有胡鐸者。與璁同舉于鄉。先璁舉進士。及大禮議起。鐸已官湖廣叅政。在京師。意亦主考獻王。與璁合。璁要之同署。鐸曰。

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躋于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不肯署。璁疏遂獨上其後諸臣爭以議禮干進。稱宗入廟。果如鐸言。胡鐸。字時振。餘姚人。

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爲令。

九月。葬康陵。在昌平州金嶺山東北。

諡曰毅皇帝。廟號武宗。

明史贊曰。毅皇手除逆瑾。躬禦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樂嬉遊。暱近羣小。至自署名號。冠履之分蕩然矣。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其不底于危亡者。藉以此夫。

冬十月。追尊父興獻王爲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母妃蔣氏爲興獻后。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啟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毛澄乃謀于內閣。請稱興獻王爲興獻帝。王妃蔣氏爲興獻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帝不得已。乃報可。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張璁知帝意嚮已。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爲邪說。惟兵部主事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給事中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揣璁言必用。附和之。未幾。浹外轉僉事。璁出爲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爲衆論所斷。引疾歸。

興獻后至京師。謁太廟。

先是。禮官具儀。后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不可。乃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時尊崇議定。已詔告天下。越數日。帝復手勅加興獻

帝后以皇號。楊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今與興獻加稱帝后。較之前代已極尊崇。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尚書喬宇亦言。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于本生之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偕禮臣執奏。編修陳音。給事中朱鳴陽。御史陳昌等。百有五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張璁邪說。俱不報。

世宗皇帝

壬午 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後殿災。定皇考聖母。本生父母稱號。

淸寧宮後三小殿災楊廷和等因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今火災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亦以爲言繼曾言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之火災廢禮失言之效也帝勉從衆議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不稱皇

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甘肅總兵官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糧唆部卒請增值銘不許遂圍公廨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擢陳九疇爲僉都御史帝登極初九疇復原官進陝西按察使巡撫甘肅按驗銘事誅隆及亂卒首事者九疇抵鎮後言額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從之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皇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元城人。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初。太后爲憲宗妃。興王之藩。例不從。及是崩。別祀奉慈殿。

癸未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鎭。今青州府博山縣。舊爲顏神鎭地。以齊孝婦顏文姜居此。因名。本朝雍正十二年。始置縣。流刦東昌兖州濟南。都指揮楊紀

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東將吏。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魚臺以下注並見前間。突至曹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抵徐州。廷議以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乃令諫與都督魯綱。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戰。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麾旗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諫等連營而進。賊始滅。

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

先是太后崩。帝欲附葬茂陵。數下廷議。禮官不敢固爭。楊廷和等言。祖陵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帝不從。及

是。卒附葬焉。

禮部尚書毛澄罷。道卒。謚文簡。

澄以議禮不合帝意。抗疏引疾。至五六上。不允。及是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宋縣。明屬河間府。今省爲鎮。而卒。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不爲婉婀。大禮議起。帝屢遣中官諭意。澄奮然曰。老臣悖謬。不能隳典禮。惟有一去。不與議已耳。帝雅敬澄。雖數忤旨。恩禮不衰。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

歲星太白同晝見。

夏四月。旱。

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地千里。殍殣載道。帝以災異。勅羣臣修省。

以宋儒朱熹裔孫墅朱子十一世孫爲五經博士。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正德間。給事中戴銑。汪元錫字天啟。婺源人。御史王完等。相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子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授墅翰林院五經博士。尋令世襲。

閏月。帝始修醮于宮中。

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字振廷。崇仁人。劾文左道糜帑。帝怒。謫廣德州晉廣德縣。宋為軍。元改路。明降為州。今州隸江南。判官。文憾不已。嗾其黨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帝益怒。逮最下獄。戍邵武。其後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虛日。命夏言字公謹。貴溪人。充監禮使。湛若水

引濮議以定興王典禮此
例固爲失當然至尊以帝
號稱爲本生于嘉靖報本

字元明增城人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
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之。自此詞臣多以青
詞干進矣。
秋七月。南畿大水。
甲申三年。春正月。地震。
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皆震。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字子實安仁人。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廷
臣議。
孝宗興獻帝稱號。定已二年。尊崇議且寢。萼在南京。與
張璁同官。日夜私詆朝議。萼遂上疏希帝指。請改稱孝
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興國太后曰聖母。并錄侍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之志亦無歉矣乃桂萼等承望風旨遂請改孝宗為皇伯考則悖謬實甚蓋父子之親不可絕而尊卑之分亦不可踰孝宗在位日久授受次序甚明獻王本藩服終身豈可令躐相傳正統致生僭偪之嫌況祖禰定于一尊前此皇叔母之稱張璁固言其應用君臣禮見而忍令孝宗獨蒙此號則入廟應祼又將何以處之乎萼等迎合希恩不顧紊緒傷倫陷其君為過舉實名教中之罪人耳

郎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員外郎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二疏以聞。萼疏畧言。禮官失考典章。納陛下于與為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竊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至廷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受神宗詔。為之子。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甚明。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初書與獻夫知大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尊所生帝后。定號曰皇考皇母。既具。聞朝中詆張璁為邪說。懼不敢上。而密以示萼。及是。萼並進之。帝得疏心動。手詔下廷臣集議。于是禮部尚書汪俊字抑之。弋陽人。會文武羣臣二百五十餘人。並排萼議。俊議言。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孰謂與人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

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所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所言。蓋言恩義尤篤。益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尊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爲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實不出此。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

議上留中。而特旨召璁萼。及書于南京。越十數日。復降手諭。令再集議以聞。俊不得已。與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帝又留之十餘日。始報可。

二月。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罷。

自帝即位。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事有所持諍及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專恣無人臣禮帝意遂內移最後以諫阻內官提督蘇杭織造大忤帝旨累疏乞休及是更議大禮求去益力許之言官交章請留不報

三月罷禮部尚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帝諭建室奉先殿側名觀德殿祀獻帝主俊上疏力爭帝不聽趣建室益急俊遂乞休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代之書未至命侍郎吳一鵬署部事既而命一鵬與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主安陸一鵬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且安陸爲先帝啟封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伏乞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爲百世不遷之廟其觀德殿中宜别設神

位香几。以慰孝思。奏入。不[illegible]。[illegible]鴻乃行。及秋。迎主至。奉安于觀德殿。

夏四月。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

擇日祭告郊廟。大赦天下。時編修鄒守益疏言。陛下推崇本生。業已尊爲帝后。今復加稱皇考。去其始封之號。直與正統無別。不可以示後世。又言。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爲正直也。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帝得疏。大怒。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已而修撰呂柟亦言大禮未正。御史段續陳相請正席書桂萼罪。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爲人後解。鴻臚寺少卿胡侍言張璁等議禮之失。俱下獄謫官。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呂柟字仲木。高陵人。薛蕙字君采。亳州人。胡侍。寧夏人。

五月。謹身殿大學士蔣冕罷。以石瑤字邦彥。玠之弟。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楊廷和罷晃以首輔當國帝逐汪俊用席書召張璁
桂萼悉由中旨追尊建室親自裁決不關閣臣晃言有
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內閣于朝廷事無所匡
救溺職甚矣因連疏求罷帝以琦爲廷和所不悅琦先爲吏部尚書楊廷和有所不悅改掌詹事兼誥勅欲引以贊大禮乃聽晃致仕命
琦入閣琦據理力爭持論堅確大失帝意

六月以張璁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

先是萼疏既上廷臣方具議璁復疏言今日之禮不在
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萼又言陛下承祖宗大統執
政乃無故任己私爲不道使陛下終身爲無父之人逆倫
悖義若此猶可使與斯議哉二人疏同上帝益趣召之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初議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至萼遂斥爲不道且欲不使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疾之旣而獻帝已追尊本生皇考閣臣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官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召二人比至都衆洶洶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斃之于廷萼懼不敢出璁越數日始朝恐有何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英五世孫家勛大喜約爲內助時給事中張翀字習之潼川人等連章劾璁萼及方獻夫席書諸人章下所司翀彙送刑部尚書趙鑑卽列璁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倘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特命璁萼爲學士獻夫爲侍講學士切責翀鑑學士豐熙字原學鄞

人。修撰舒芬、楊慎、（字用修。廷和子。）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璁萼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璁萼以議禮驟貴。于是閒罷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指。抗論廟謨矣。

秋七月。罷吏部尚書喬宇。

帝即位初。求治甚銳。以宇長吏部。（宇自爲選郎。郎有人倫鑒。及是。銓政一清。）起用林俊、（起刑部尚書。俊時年已七十餘。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彭澤、（起兵部尚書。）孫交、（字志同。安陸人。素爲獻皇帝愛重。帝久聞其名。甫即位。起戶部尚書。）皆海內重望。頗委任之。然帝性剛好自用。宇所執。漸不見聽。其爭大禮尤切。積忤帝。及是。張璁、桂萼並爲學士。宇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于佞倖小人。士大夫一預其間。即不爲清議所齒。况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

大禮議起諸臣不能酌理準情以致激成過舉及嘉靖欲去本生稱號自當婉言正諫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門慟哭何成何體衆雖事關君父綱常所係甚重然何至勢迫安危顧楊慎則以爲仗節死義之日王元正張翀則以爲萬世瞻仰之舉儼然以疾風勁草自居止圖博一已之名而于國事毫無裨益且以桂萼詆斥執政被嫉尤深全是徇于私意縱使

怒切責孚遂乞休許之林俊彭澤在部多所執持俊以言不見納澤爲言路所攻俱乞歸惟孫交始終恩禮以年老致仕

詔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字羣臣伏闕諫戍學士豐熙等于邊杖員外郎馬理字伯循三原人等于廷

帝名見羣臣左順門示以手勅言章聖皇太后命去本生字羣臣駭愕而張璁桂萼復列上禮官欺罔十三事且斥爲朋黨于是九卿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皆留中不下尚書金獻民字舜舉綿州人少卿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爲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慎

直聲昭著亦何足取以孝積習相沿幾成錮疾眞不可救藥矣

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字舜卿盩厔人給事中張翀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者共擊之遂會羣僚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給事二十人御史三十人諸司郎官吏部十二人戶部三十六人禮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屬十二人跪伏左順門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方齋居文華殿命中官諭之退不聽帝怒遣錦衣先執爲首者豐熙張翀及御史余翺郎中余寬浙江臨海人黃待顯莆田人陶滋相世芳安邑人大理寺正毋德純南充人八人下獄楊愼等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盡錄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親故以不預義舉爲嫌多爲代書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人于獄孟春等待罪越數日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

俸。五品以下予杖。編修王相（字懋卿鄞人。）等十有六人杖死。

自是衣冠喪氣。璁萼等勢益張。

武英殿大學士毛紀罷。

紀請宥伏闕諸臣罪。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疏乞骸骨。帝銜紀亢直。允其去。

土魯番圍肅州。命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字世成。世為綏德衛總旗。）往禦之。

土魯番比歲通貢。朝廷待之如故。亦不問巴雅濟事。至是。恭蘇爾忽以二萬騎圍肅州。巡撫都御史陳九疇。自甘州馳入城守禦。奏聞于朝。帝以獻民總制軍務。雄充總兵官。率師西討。

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初文錦以大同無險可恃乃度地築五堡參將賈鑑督役嚴卒皆怨堡成議徙卒戍之衆憚行鑑復趣之急遂爲亂殺鑑幷及文錦裂其屍出故總兵朱振于獄脅爲帥事聞以蔡天祐（字成之睢州人）爲僉都御史往撫之衆稍戢已而金獻民杭雄師過大同叛卒疑見討復亂命侍郎胡瓚（字伯珩永平人）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往討叛卒洶洶拒守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脅王奏乞赦王微服夜走宣府天祐請止京軍勿遣而瓚等已至陽和頃之總兵官桂勇令千戶苗登擒斬首惡郭鑑等天祐函封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疤子復肆焚掠詔切責天祐召

勇還京。即以朱振代之。疤子逃匿塞外。明年春復潛入城。天祐閉門索獲之。及其黨三十餘人皆斬以徇。衆始定。自甘州軍亂。朝廷處之輕。諸邊卒頗無忌。故復有是變。席書以朱振不宜用。謂政府皆中材。無能定亂濟時。因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

以賈詠入。臨穎人。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詠先爲吏部侍郎。及是遂晉尚書入閣。

九月。更定大禮。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獻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聖母。

尊稱由是遂定。

土魯番退金獻民等還。

陳九疇擊破土魯番衆。斬塔濟廸音其分掠甘州者亦

為總兵官姜奭所敗。賊乃遁走。獻民等至蘭州。聞寇已退。遂引還。

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故相行邊。自一清始。一清自是凡三為總制。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乙酉四年春三月。仁壽宮災。

夏。五月。復傳陞官。

初。王邦奇在武宗朝夤緣入錦衣。搆害甚衆。帝即位。悉革傳陞官。至是。邦奇詭詞求復。遂授錦衣衛試百戶。同時復官者九十餘人。兵部尚書金獻民固爭不聽。邦奇素憾楊廷和彭澤。未幾。連搆大獄。事詳後。

京師大雨雹。

作世廟。

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廟。廷臣惡之。出爲平凉主簿。屢被上官搒笞。求內改。帝擢爲光祿寺署丞。于是復申前議。併請祀獻皇帝于太廟。章下廷議。席書率羣臣言。天子七廟。周文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于三昭三穆之上。獻皇帝追稱帝號。未爲天子。淵妄爲諛詞。乞寢其奏。不報。張璁奏曰。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禰廟。禮之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爲之。入于太廟。禮之不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爲。書復三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即以皇考爲百世之室。何不

可而卿乃怯衆飾奸邪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于皇城內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爲獻皇帝廟

秋八月營仁壽宮

南畿地震

是歲天下地震凡六十有三

田州指揮岑猛叛詔都御史姚鏌字英之慈谿人討誅之

廣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爲土知府田州思明弘治中猛與思明岑濬搆兵濬攻陷田州猛遁走總督潘蕃字廷芳崇德人討誅濬朝議田州思明俱改設流官降猛千戶徙福建劉大夏所議已見前正德初猛賂劉瑾以同知攝府事撫輯遺衆覬復祖職後從征江西流賊所至剽掠爲民害尋以賊

平論功進指揮同知非猛本意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上猛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詔鎮往代鎮調永順保靖兵令都指揮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統之進討用希儀計結猛婦翁岑璋為內應（璋因其女失愛藉以報猛）斬猛長子邦彥復誘猛殺之以其首獻田州平役遂改為流官

冬十二月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

閏月乙卯朔日食

丙戌五年春二月定有司久任法

吏部尚書廖紀（字時乘東光人）言遷者守令遷轉太頻政多苟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楊一清立朝尚不失為正人乃當大禮議起竟寓書門人盛譽張璁冀其聞而援引即一端已足槩其生平揆諸大臣進退之道又豈當如此邋遢耶

夏。五月。召楊一清復入閣。

席書與費宏有隙。張璁桂萼亦力排宏。先是。御史吉棠。請召還一清。以消朋比。帝因議禮故。欲藉一清以箝衆口。命以吏部尚書入閣。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璁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聞席書禮部之命。勸書早赴召以定大議。璁等既驟顯。頗引一清。帝亦以一清老臣。恩禮加渥焉。

秋。九月。章聖皇太后有事于太廟。世廟。

世廟既成。章聖太后欲謁見。帝詢張璁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楊一清等。爭之不得。石瑤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輕入。況乃后妃。

璁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何至今日忽倡爲異議。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

丁亥六年。春二月。小王子寇宣府。

小王子寇宣府水地莊。再入大白陽堡。在龍門縣西北。即唐嬀州白陽鎮。參將王經開山戰死。所部殺傷殆盡。時小王子最富彊。控弦十餘萬。多蓄貨貝。其後稍厭兵。徙幕東方。號土默特所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其從父行濟農諳達二部最彊。據有河套。時入寇邊。小王子徙幕。在十一年。按濟農。舊作吉囊。今改。

費宏。石珤罷。

張璁。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望爲經筵講官。典

兩京鄉試教習庶吉士。宏每示裁抑。璁萼大恨。毀宏于帝。及璁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字子理忠曾孫。掌奮武營。璁遂劾宏刼制府部。宏連疏乞休。帝雖慰留。然終不以譴璁萼。于是奸人王邦奇承璁萼指。上書訐故大學士楊廷和。邦奇指廷和次子主事惇。及婿修撰金勛。鄉人侍讀葉桂章。與彭澤弟冲。交關請囑。俱逮下詔獄。并誣宏及璡為奸黨。璁萼將興大獄。給事中楊言抗章曰。故輔廷和。有社稷之勳。閣臣宏璡。乃百寮之表。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詆辱大臣。熒惑聖聽。宜罷。帝大怒。逮言。親鞫午門。備極五毒。卒無撓詞。已而言謫官。獄亦尋解。楊言字惟仁。鄞人。宏璡求去益力。帝許宏馳驛。而責璡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襆被車一兩而已。都人嘆異。謂自來宰臣去國。未有若璡者。璡清介端亮。繼楊廷和蔣冕毛紀後。以強諫罷政。自是迄嘉靖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璡歸後

踰年卒。諡文僖。

召謝遷復入閣。

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亦力舉遷。帝遣行人齎手勅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遷不得已。拜命。

三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健卒。諡文靖。

健自劉瑾誅後。復原官致仕。聞武宗數事巡遊。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屢賜存問。比之司馬光文彥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健器局峻整。學問深邃。在閣時。同列李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以翟鑾字仲明。其先諸城人。後家京師。爲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嘉靖欲相張璁已為徇於私意若翟鑾資望既淺素無表見更不足以塞衆望徒以中官延譽擢厠綸扉是豈進用大臣之道況鑾為涓人所稱譽則其平日依附僉邪可知嘉靖方欲抑制宦官顧於命相大事惟若輩之言是聽又豈能防微杜漸者乎

帝意欲相張璁。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璁不與。會中官多譽鑾。遂用之。楊一淸以鑾望輕。請用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吳一鵬。不聽。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辭不拜。

欽順見張璁桂萼用事。屢召不起。家居杜門。潛心格物致知之學。所著有困知記。至是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黨盧蘇王受等。糾衆為亂。陷州城。姚鏌不能定。詔起守仁兵部尚書。督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鄰交阯。猺獞出沒。宜仍設土

言官職司風紀遇有奸貪不法原許隨事糾彈若令其彼此互相論劾非攻訐異已即袒徇同官分門植黨之風益自此而熾桂萼

官。俾爲屏蔽。遂與巡按御史石金。黄梅人。定計招撫散遣諸軍。祇留永順保靖兵一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至是率衆乞降。守仁諭以朝廷威德。蘇受及其衆皆踴躍羅拜。乃囚首自縛。赴軍門請命。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因上言岑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設巡檢司十九。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于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時京察拾遺。桂萼爲南御史所論。乃上言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于拾遺後。互相糾劾。請

此奏不過藉圖報復嘉靖不察遂爾偏聽生奸致小人得借以中傷善類朝政如此者何由使奸黨斂跡呼

舉行如制。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憲宗無此詔。蕚被論圖報復。不可信。帝終用蕚言。趣逮舉。孟春以御史儲良材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材。而特旨斥鄭自璧字采東。祥符人。等數人。自璧素敢言。權倖側目。或中以蜚語。故被斥。已而良材辨疏力詆廷和。指孟春為奸黨。蕚奏復其官。

秋。八月。覆治妖賊李福達獄。罷謫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四十六人。

福達。山西崞縣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明置。今爲縣。屬甘州府。逃還。更名午。爲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明置。今爲臨榆縣。屬永平府。復逃居洛川。姚秦縣。今屬鄜州。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爲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

姓名曰張寅挾重貲往來徐溝金縣今屬太原府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黄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大信幸其仇薛良訟于巡按御史馬錄字君卿信陽人錄問得實檄洛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勛爲移書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覆如錄奏詔責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辨帝置不問會給事御史等交章劾勛勛再自訴以議禮觸衆怒爲言帝心動勛復乞張璁桂萼爲援璁萼素惡廷臣攻己亦欲借是舒宿憤乃合謀騰蜚語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愈疑命取福達等至京師下三法司訊旣又命文武大臣

更訊之皆無異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一淸言而止仍
下廷鞫頤壽等不敢自堅改妖言律帝猶怒乃反前獄
抵薛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璁萼方獻夫分
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頤壽左都御史聶賢長壽人大理
卿湯沐字新之江陰人等于獄嚴刑推問璁萼等復請逮給事
御史前劾勛者亦并繫獄于是大肆搒掠錄不勝刑自
誣故入人罪璁萼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
搆成冤獄因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
赦不宥者五人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玨等謫戍邊衛者七人給事
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等皆前劾勛者琦字廷珍洛陽人啓充字以道嘉定州人爲民者十一
人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王科等科亦前劾勛者科字進卿涉縣人革職閒住者十七

人。尚書顏頤壽。巡撫江潮。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卿余才等。元錫與才。于廷臣會訊時。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用再鞫。偵者告萼以聞。亦逮問論罪。其他下巡按逮問者又五人。副使周宣等。錄以故入人死。擬重辟。獻夫力爭。乃減死。永戍烟瘴地。遇赦不宥。薛良抵死。衆證皆戍。張寅還職。帝以璁萼等平反有功。賜二品服俸。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方璁萼等反福達之獄。舉朝雖不直璁萼。而以寅福達姓名錯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擒。自言學妖術于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李午之孫。其父曰大禮。世習白蓮教。惑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由是福達獄始明。

貫詠罷。

馬錄之被逮也。詠遺書相慰。璁萼等搜錄篋。得之。帝責詠。詠引罪致仕去。

九月以桂萼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自萼始

冬十月以張璁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璁自釋褐至入閣僅六年時楊一淸爲首輔翟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璁嘗諭璁朕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璁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從其言賜之

璁深恨諸翰林會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璁請自講讀以下量材外補于是改官及被黜者二十餘人并罷選庶吉士翰苑爲空

戊子七年春正月逮前都御史陳九疇下獄謫戍極邊削奪前尚書金獻民彭澤職

初土魯番敗退都指揮王輔言莽蘇爾及伊蘭俱死礮

下九疇以聞其實兩人未死帝因疑之獻民至蘭州時寇退已久獻民再復奏捷帝亦頗知其事事皆在三年然皆未發也會百戶王邦奇訐楊廷和彭澤言哈密失國番賊內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論殺沙呼實所致詞連九疇獻民部議猶未覆桂萼知帝方怒邊臣欺罔因請追論前事意欲并坐廷和帝降手詔數百言遣官逮九疇及獻民下獄必欲置九疇于死刑部尚書胡世寧言九疇誤信部校之言妄報賊死罪固難免然奮身破賊保全肅州孤城功亦足抵帝意稍回乃減死戍極邊獻民澤皆落職廷和得免璁萼等既反李福達定案復搆興封疆之獄搢紳無不側目而當時又有陳洸一事洸潮陽人素無行以給事中奉使邊回籍家居踰二年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訐元

翰謫戍。元翰摭洸罪及帷簿事。刋布之。名辨宪錄。由是洸不齒于清議。已而洸赴京復命。方在道。聞已外補僉事。大恚。先是。洸嘗言獻帝不可稱皇。及是見璁萼輩驟顯。乃以舊官上疏。言璁等議是。亟宜去本生之稱。侍郎何孟春言。洸已外補。猶冐舊銜。宜究問。帝不聽。復洸故官。洸遂劾大學士費宏。尚書吳一鵬等。爲邪黨。璁萼大悦。遂引以擊異已。于是御史藍田。特疏論洸。且封上元翰辨宪錄。都察院請解洸任。回籍聽勘。帝不得已從之。遣刑部郎中葉應驄。及錦衣千戸李經。偕往。應驄恐經受賄。與焚香誓天。會巡按御史熊蘭等雜治。具上洸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柱絞。洸懼亡。詣闕求救于萼。帝方持應驄疏未下。萼要璁共奏。謂洸議禮臣。爲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命免罪爲民。尋并原其妻子。獄已久。會馬錄等得罪。洸意乘此故案可翻也。上言許應驄等。萼因爲洸訟宪。遂逮應驄。元翰及洸。九卿會錦衣衛廷訊。是日。黄霧四塞。獄弗竟。次日又大風拔木。詔停刑乃當應驄按事不實。律斥爲民。洸復冠帶。猶憾不已。越數年。又令人誣奏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餘人。按驗無實。帝特謫應驄戍遼東。是獄始終八年。凡攻洸及治洸獄者。無不得罪。逮捕至數百人。天下益惡璁萼輩恣横。羞言議禮臣矣。

藍田。即墨人。葉應驄字肅卿

鄞人。

二月。起王瓊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瓊在戍久。桂萼等言瓊前攻楊廷和。故羣臣爭起排之。今邊陲急。廷臣才實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王憲。憲字維綱。東平人。總制三邊。

三月。大學士謝遷罷。

遷之赴召也。年已七十有九。居位數月。力求去。帝待之愈厚。天寒。免朝參。除夕賜詩。及是以病告歸。遷學術純正。秉節直諒。始終如一。歸後三年。卒于家。贈太傅。謚文正。

夏六月。頒明倫大典于天下。削前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籍。

初。大禮集議成。張璁請彙為全書。桂萼請備書大臣進退。百官讜論。以志明斷。至是。帝自製序文。名曰明倫大典。刊布天下。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和籍。蔣冕。毛紀。毛澄。汪俊。喬宇。林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為民。時毛澄。林俊已前卒。蔣冕及汪俊。喬宇。何孟春後俱卒于家。毛紀里居久之。以恩詔敘復。帝亦忘其議禮時事。再遣官存問。卒贈太保。謚文簡。夏良勝嘗輯其在吏部時章奏。名曰銓司存藳。凡議禮諸疏具在。後為仇家所發。再下獄。謫戍遼東卒。隆慶初。諸臣皆復官。追贈蔣冕謚文定。林俊謚貞肅。汪俊謚文莊。喬宇謚莊簡。何孟春謚文簡。

秋。七月。王守仁平斷藤峽猺。

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猺復熾。上連八寨。今廣西思恩府上林縣北。有周安鎮。明時為八寨之一。八寨者。思吉。周安。古卯。古蓬。古鉢。都者。羅墨。剎丁。後又益龍哈。咘咳。為十寨。猺獠

占據于此。下通仙臺花相諸峒。在潯州府平南縣北。迴環相屬盤據三百餘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平田州還。兩江江左右也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留南寧。故爲罷遣諸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潛軍突進。連破牛腸六寺等寨。在藤峽迤西。循橫石江亦曰橫水江。在潯州府武宣縣東南。柳州右江上源諸水至此合流而東。即大藤峽而下。攻克仙臺花相諸賊。復令蘇受搗平八寨。于是藤峽復寧。初守仁赴廣西。桂萼諷令乘機取交阯。守仁辭不應。萼大恚。至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謚悼靈皇后。後改謚孝潔。十一月。立妃張氏爲皇后。

土魯番寇肅州。王瓊請令入貢。詔許之。遂棄哈密。

初。陳九疇在甘肅。力言土魯番不可撫。宜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帝可之。因拘其前後使數十輩。及九疇得罪。瓊督三邊。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番酋益驕。會其黨伊蘭。本庫森人。幼為番所掠。長而黠健。阿里妻以妹。握兵用事。為西陲患。庫森舊作曲先。今改。獲罪內附。遂引衛拉特犯肅州。為遊擊彭濬所敗。乃復遣使求貢。請以哈密城易伊蘭。瓊疏請許之。兵部尚書胡世寧言。番酋變詐多端。請勅瓊毋輕許通貢。以弛邊備。至哈密。三立三絕。不必與復。伊蘭反正歸順。不可遣還。帝深然其言。命瓊熟計詳處。瓊再疏申前請。張璁等皆主瓊議。遂從之。而獨留伊蘭不遣。自是土魯番許通貢。而哈密

自道學之名立儒之好名者雖日侈談理道而無裨實用者多若王守仁功業表著原不係講學為重輕

城印及巴雅濟存亡遂置不問。已而莽蘇爾桀傲愈甚。既降。其勢漸孤。河西稍獲休息。哈密後為沙布塔子穆爾瑪哈穆特所有。服屬土魯番。比歲一貢。迄隆慶萬歷朝不絕。非忠順王苗裔矣。穆爾瑪哈穆特。舊作米兒馬黑木。今改。

己丑八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卒。隆慶初。追謚文成。

守仁病篤。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莆田人。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俱不予。守仁天姿英異。幼時謁上饒婁諒。與講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及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衆。最著者餘姚錢德洪。山陰王畿。學者稱之。婁諒。字克貞。錢德洪。名寬。以字行。王畿。字汝中。

其致良知之說蓋由尋繹而得非徒探索空虛者比迨其後門徒浸廣欲誇授受之殊以致輾轉滋紛漸生異說遂招譏議之口不能專歸咎師傳也

二月以桂萼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萼素與張璁比。及同居政府。遂復相失。

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平原人。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賑。時廣東僉事林希元字懋貞晉江人。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饘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募瘞。遺棄孩穉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因輯爲書以上。詔

有司舉行。

夏六月。前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隆慶初。追謚文忠。

廷和卒後。帝問李時。字宗易。任邱人。大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廷和性沉靜詳審。初選翰林。不好爲聲律華藻之學。惟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鬱然負公輔望。入閣後。李東陽謂曰。吾于文翰。頗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爲知言。

秋八月。張璁桂萼罷。九月。召璁還。楊一清罷。

璁萼與楊一清。積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字文宿。洛陽人。疏論一清及璁萼優劣。乞鑒三臣賢否。以定去留。其同官王準。字子推。世籍秦府儀衛司。陸粲。字子餘。長洲人。復相繼劾璁萼引用私人。

張璁桂萼方以逞私報復被劾免官而霍韜復敢攘臂肆言輒以議禮同進爲辭欲與之俱去其明知嘉靖回護之隱而巧爲要挾其情殊不可問且進退黜陟惟君所命乃云張桂之行勢且及我遂因而攻訐一清其貪詐奸險之情態更無所不至當時議禮諸臣拉結爲朋黨譽政恣行韜更小人之尤耳

日圖報復。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不亟去之。將爲社稷患。帝感悟。立罷璁萼。霍韜攘臂言曰。張桂行。勢且及我。乃疏詆一清。力爲璁萼辨雪。謂陸粲之劾。實一清嗾之。臣與璁萼。俱以議禮進。璁萼去。臣不得獨留。帝尋召璁還。貶準典史。粲驛丞。霍韜再疏詆一清。帝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刑部尚書許讚。字廷美。進之子。請削一清籍。璁故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寬假。實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令一清致仕。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戍刑部員外郎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于邊衛。

經邦疏言。日食于正陽之月。質諸小雅。變象懸符。今得

毋有皇父其人乎。適者張璁桂萼已罷，尋以議禮功復召輔政。人言莫之恤，天變可不畏哉。疏入，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問，戍鎮海衛。明置。今省。故城在福建漳州府漳浦縣東北。

除外戚世封，著為令。

從方獻夫請也。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以證。帝善其言，下廷臣議，由是外戚不絕世封。

十一月，復召桂萼入閣。

張璁既召還，儒士蔡圻知帝必復萼，因疏頌萼功，請召之。帝乃賜勑令撫按官趣上道。萼還朝，盡復所奪官，仍參機務。

庚寅九年春二月，皇后親蠶于北郊。

合祀天地起于鄭氏錯解禘嚳之文後世遂沿其誤

都給事中夏言疏請皇后親蠶以爲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禮本並行不宜偏廢帝詔禮官詳考古制以聞大學士張璁等因請建先蠶壇于安定門外皇后行親蠶禮既而以北郊出入未便命于西苑行之

夏四月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家奴訐永曾盜庫金及殁永弟容多以饋一清求作墓誌詔法司推問張璁從中主之坐一清受賕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疽發背死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時爲璁萼所沮不獲以恩禮終殁後數年始復故官尋追謚文襄

五月作四郊

實則禮經所載制度。釐然嘉靖因夏言建議而分建兩郊洵能折衷于古霍韜不知考據乃以王莽僞書詆之抑知泰壇泰折見于禮記固不獨周官斷簡可憑韜說實爲謬陋至于羣臣集議又復聚訟紛紜甚至中立依違漫無定見豈所以贊襄大典乎獨是王宮夜明祀天地自宜從殺而亦並號四郊其稱名究爲非典且既立太社太稷又因祭法王社之名別立帝社亦不免繁瀆不經嘉靖第知銳于改制而不爲酌今古以觀會通亦未得謂之盡善也

帝旣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以天地合祭爲非禮。洪武初。李善長等建議。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夏至則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太祖如其議行之。十年春。太祖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天地猶父母。分祭異處。情有未安。乃作大祀殿于南郊。每歲孟春合祀天地。列朝遵之。至是。帝以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非古禮。與張璁言之。欲分建二郊。并日月爲四。張璁不敢決。會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二郊義合。因令璁諭言陳郊議。言乃上疏。以爲國家合祀天地。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俱不合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及漢宋諸儒之定論。太祖國初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詹事霍韜請分祀說見周禮。王莽僞書。不足據。言復上疏。以爲周禮一

書。于祭祀爲詳。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禮爲據。朱子亦以是書爲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何可誣以爲僞。因遂劾韜。帝大怒。下韜獄。于是禮部集上羣臣所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婺源人。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愼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八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爲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懋之孫。等九十八人。帝特降璽書奬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議。分建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以春秋分祭。祈穀南郊。則以正月上辛行之。言又贊成二郊

配享議。洪武時。郊祀以仁祖配。建文即位。改奉太祖。洪熙以後。太祖太宗並配。及是。言上疏云。太祖太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我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我太宗足當之。禮臣集議。以為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帝降勅諭。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言再疏贊之。乃定議。南北郊太祖獨配。孟春大祀殿。太祖太宗並配。自是言大蒙帝眷。時帝又議建雩壇于孟夏行大雩禮。議太社太稷。以句龍后稷配。議祀帝社帝稷于西苑。議祀高禖之神于皇城東。雖皆命下禮官。多以獨斷行之。

九月。罷雲南鎮守中官。

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張璁上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晳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廷。紇及諸父從祀兩廡。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別立一

堂。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之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洪武舊制。籩豆用十。成化中以尚書周洪謨言。增爲十二。牲用犢。全同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諡號章服。洪武仍元之舊。稱大成至聖文宣王。冕十二旒。服十二章。悉宜改正。璁緣帝意。言孔子宜稱至聖先師。不稱王。祀宇宜稱廟。不稱殿。宜用木主。其塑像應毀。塑像始于唐開元八年。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去。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申黨。卽申棖。後禮官議。去黨存棖。不在十二人之數。其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俱罷。林放。蘧瑗等六人。後禮官議。林放蘧瑗外。又有盧植。鄭衆。鄭元。服虔。范甯。共七人。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帝皆從之。時編修徐階獨條不可改者五。不必改者三。詞甚辯。帝怒。謫階

唐宋郊祀推恩費至鉅萬已為謬舉。嘉靖方釐定典章。正宜復古制以垂永久乃禮成而普行大赦。復蹈矯誣妄濫之失。且從此定為常例。其縱弛又何可勝言。蓋是時嘉靖意氣漸生親郊已成。僅事遂不免粉飾誇張。未幾而祈穀之典且移于大內。以道流齋醮之所而上辛行事。尤為簡

于外。階字子升華亭人。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宣付史館。初洪武時司業宋濂請去像設主禮儀樂章多所更定。太祖不悅。謫濂官。成化間。少詹程敏政嘗謂馬融等八人宜斥。給事中張九功。并請罷荀況公伯寮等。而進后蒼王通。為周洪謨所抑而止。至是璁議毀像。蓋用濂說。先賢去留。略如九功言。其進歐陽修則以濮議故也。叔梁紇本祀殿西。璁謬謂兩廡。以動帝聽。其建廟雖當。亦緣附會獻皇廟而行之也。

始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成。大赦。

辛卯十年春正月。祈穀于大祀殿。

禮畢。帝終以太祖太宗並配為不然。因諭張璁。嗣後大報祈穀。但奉太祖配。尋又親定祈穀儀注。改用驚蟄節。明年。啓蟄屆。帝疾不能親。乃合代定侯郭勛代。至十八年。改行于大內之元極寶殿。不奉配。遂為定制。

更定廟祀。遷德祖于祧廟。

褒宗不經甚于孝禮之初衷又何大祖制謬乎

初太祖定廟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三時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歲暮俱以昭穆序北京既建廟制一如南京及憲宗升祔九室已備德懿熙仁四祖太祖太宗及仁宣英三宗用禮官議祧懿祖孝武繼祔祧熙仁二祖獨德祖以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猶東向帝欲更定之乃先于去年春復行特享禮令祠官于殿內設帷幄如九廟位皆南向各奠獻如儀至是遂遷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七宗以序進遷于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矣

桂萼罷

萼初銳意功名不恤物議及再召還氣懾不敢復縱至

是以病乞歸。未數月卒。萼性狠復。爲知縣時。悻悻使氣。屢爲上官所辱。既得志。報復無虛日。又好排異己。凌虐同官。議禮議獄。搆害不下數十百人。

三月復罷四川鎮守中官。

帝既罷雲南中官。至是四川繼之。尋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皆罷。凡內臣之爲鎮守者。先後撤除殆盡云。

夏。四月禘于太廟。

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侍讀學士夏言。帝欲輯郊禮爲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獻禘議。以爲三代而下。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譜牒難考。宜爲虛位以祀。庶曠典復行。中允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上言。皇姓爲顓頊之裔。宜禘

顓頊。帝命廷臣集議。咸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為始祖。當禘德祖。帝卒從言議。乃于太廟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行禮如南郊儀。定以丙辛歲一行。

五月。始祀皇地祇于方澤。

六月。雷震午門。

秋七月。張孚敬罷。

孚敬即璁。以犯帝嫌名請改。帝手書賜之。夏言侍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與太常卿彭澤。此又一彭澤南海人。以議禮進用。搆陷行人司正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欲以傾言。廷鞫事露。帝斥其忮罔。令致仕去。時侃上疏。請擇親藩賢者居京師。以待皇嗣之生。帝怒。下侃獄。

究交通主使者。佩先嘗以疏草示澤。澤與佩及言俱同年生。澤素附孚敬。而孚敬方憾言。默計儲副事觸帝怒必與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給佩稾示孚敬。因報佩曰。張公甚稱善。當從中贊之。孚敬乃先錄佩稾以進。謂出于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佩猶豫。澤頻趣之。乃上。及廷鞫。拷掠備至。佩獨自陳。澤挑使引言。佩瞋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言何與。給事中孫應奎等。揖孚敬避。孚敬怒。應奎等疏聞。詔並下言等獄。再鞫。具得其實。乃釋言等。佩爲民。澤戍邊。

八月升安陸州爲承天府。

巡檢徐震。奏于安陸建京師。禮部尚書李時等。駁其非制。遂改州爲承天府。設鍾祥縣爲府治。先是。尊崇禮定。帝名獻皇帝陵曰顯陵。已而錦衣百戶隨全等。請遷顯陵。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力斥其謬。席書亦再集廷臣議。已之。至是。光祿寺廚役王福等。復以爲言。李時極諫不可。事乃寢。趙璜。字廷實。安福人。

九月以李時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張。桂。與。費宏。楊一清。相傾軋。讙囂不已。孚敬罷。翟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

帝幸西苑。

先是。西苑宮殿成。宴羣臣以落之。及是。帝御無逸殿。召李時坐講無逸篇。翟鑾講豳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豳風亭。賜宴。

以夏言爲禮部尚書。

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恃言抗之。言旣以開敏結主知。又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于言。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而已。

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

孚敬還朝。夏言益用事。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十二月。戍監察御史喻希禮。麻城人。石金。于邊衛。

時方修醮祈嗣。希禮乞赦免議禮獄得罪諸臣。帝大怒曰。希禮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邪。命所司參議以聞。未上。金復言之。二人並謫戍邊衛。

壬辰十一年。夏四月。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世爵。

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後封定遠侯。和後封靈璧侯。于是開平。岐陽。寧河。東甌。四王復延世緒。

五月。以方獻夫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獻夫以吏部尚書去位。旣而有詔召還。獻夫潛入西樵。山名。在廣州府南海縣西南。以疾固辭。使命再至。乃就道。以故

宮入閣。

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編修楊名字實卿。遂寧人。應詔上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首。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建言諸臣。譴罰已久。未蒙收錄。是偏于怒也。且工作屢興。財力並竭。又崇信真人邵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不稽之言。設醮內府。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此皆聖心之偏蔽。帝怒。下獄戍邊。時南京御史馮恩亦上疏。以張孚敬為根本之彗。汪鋐為腹心之彗。方獻夫為門庭之彗。三彗不除。庶政終不可理。帝得疏。大怒。逮下詔獄。論死。比朝審。鋐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卒拽之向已。恩起立不屈。因與鋐互相詬詈。夏言等解之。乃止。及出。士民觀者如堵。皆嘆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

御史。恩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號呼長安街乞救。無敢言者。久之。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請代父死。詞極哀。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恩遂遣戍雷州。後遇赦還。行可以孝行旌。尋舉鄉薦。 馮恩。字子仁。松江華亭人。

張孚敬罷。

帝以星變。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給事中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劾孚敬專橫竊威福。秦鰲字子元。昆山人。復詆其妒賢病國。二疏並入。帝爲罷孚敬。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巡撫河南都御史吳山吳縣人。獻白鹿。羣臣表賀。

自後諸瑞異踵至。百僚表賀。遂爲常典。

召張孚敬復入閣。

帝復思孚敬。遣鴻臚召還。已而彗復見。畢昂間。孚敬乞避位。不許。

三月。釋奠于先師。

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鼓譟殺瑾。巡撫潘倣(洛陽人)奏瑾激變。宜撫。帝命總制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討之。師次陽和。倣捕殺叛軍數人。繫王保等以獻。請班師。源清懲前胡瓚事。不欲已。遣裨將入城索賊。賊復夜譟。殺千戶張欽。出前叅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于獄。奉為帥。與官軍迎戰。源清等亦晝夜攻圍。賊潛出塞。誘外寇為助。(寇兵與官軍殺傷相當。知叛卒不足賴。大詬而)

張延齡縱恣殺人罪固自取但嘉靖于昭聖太后不能無纖介猜嫌因欲釋憾于其兄弟實乖孝事之誠張孚敬再四執持立言頗為得體但孚敬性稍忮刻又善逢迎何獨于延齡持正保全或自揣為衆論所

去。源清請增兵置帥禦寇。而已得專事攻城。帝不許。源清仍百道攻之。死者相籍。帝怒。奪其職。以張瓚字廷獻滄州人居京師代之。瓚未至。郎中詹榮字仁甫山海衛人督餉大同。察馬昇楊麟。無逆志。許宥其死。俾自効。昇等遂結心腹。擒斬首惡黃鎮等以獻。亂乃定。已而瓚至。麾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賞有功者而還。

下建昌侯張延齡于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初。興國太后入宮。皇太后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悅。及帝朝皇太后。待之又倨。會延齡為人所告。正德中日者曹祖告延齡謀不軌。下獄鞫之。祖仰藥死。獄無左證。遂解。指揮司聰貸延齡金。索之急。遂與天文生董景子至。謀訐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延齡幽殺聰。而折所負券。至發其事。奏上之。延齡又嘗以私憾殺婢。及僭園池。又僭侈踰

不予欲藉此以沽名夫路
否則素與延齡兄弟交通
假公議以行私惠皆未可
知耳

制。及是并發。帝欲坐以謀逆族其家。皇太后窘迫無所出。欲爲請。帝謝不見。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法司治延齡前事。坐違制殺人論死。及秋盡當論。孚敬又上言。皇太后春秋高。脫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語怵孚敬。帝曰自古彊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朕矣當悔不從楊廷和事敬皇帝邪。孚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甲午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妃方氏爲皇后。應天江寧人。

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籍。字舜舉無錫人。

時帝久不親祀事。孟夏時享。復遣郭勛攝選疏諫忤旨廷杖八十。死而復甦。遂削籍。

方獻夫罷。

獻夫好飾恬退之名而屢爲言官所劾中悳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測居職二載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初獻夫緣議禮進以司馬光與王莽同論爲人所痛詆及與璁萼共事持論頗平恕以此人不甚惡之家居十年卒

六月南京太廟災。

時帝欲更營太廟命夏言等相度規制會南京太廟災帝遂用言等議言會張璁等議曰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皇天眷德之意祖宗啓後之靈可以默會矣帝善其言南京太廟不復建其遺址倣壇壝意築周垣護之歲時香火并于南京奉先殿而谷趣營新廟。

TORONTO